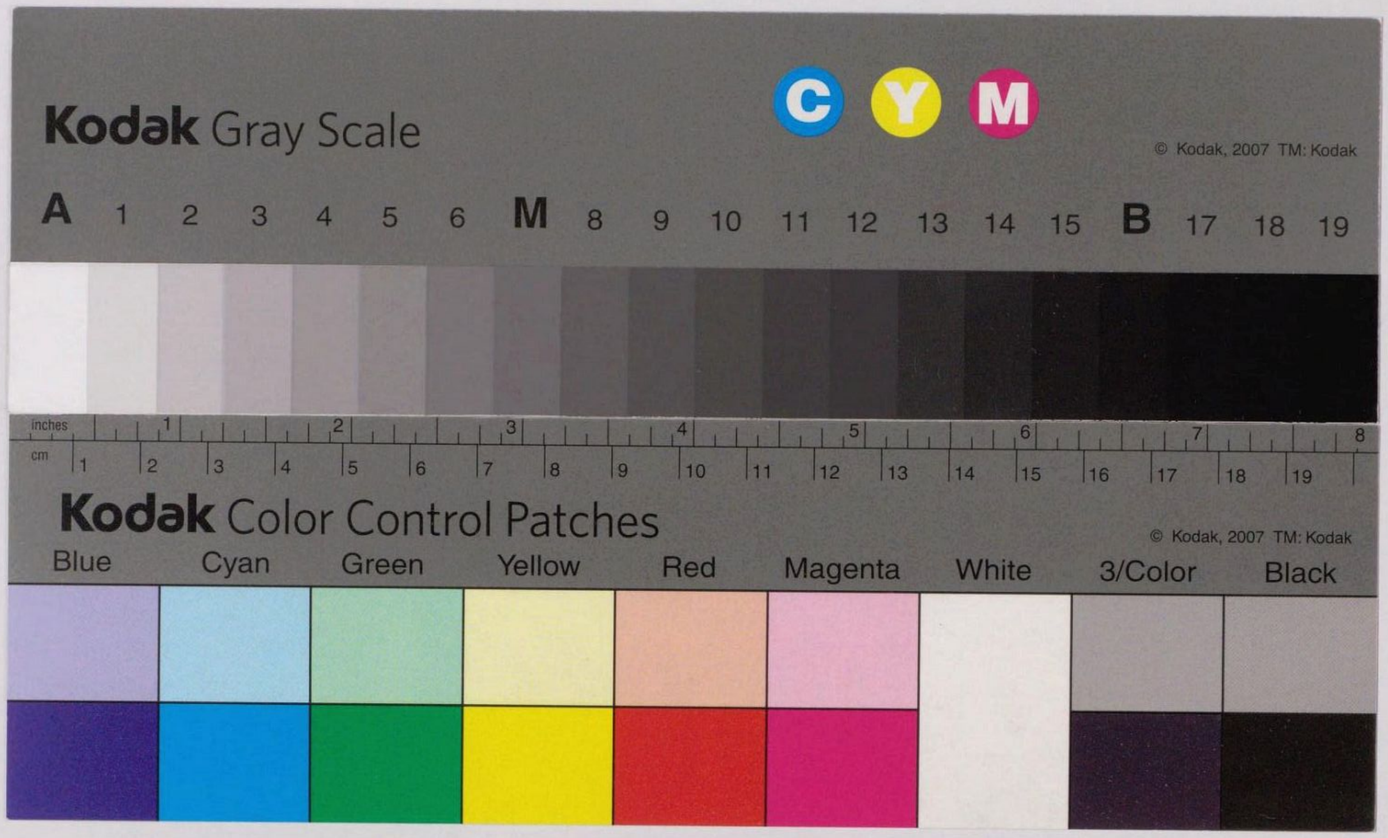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

上

155
80
帙入

金澤文庫

金澤文庫

世說新語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金澤文庫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爲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闇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害）

海内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

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時超世絶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綿中裹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

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酹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跽曰式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爲穉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爲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休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閎字表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大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之泰曰泰高之器譬諸汜濫雖清易挹耳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目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薛弼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校尉爲黨事自殺

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

去長[illegible]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爲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者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元賢傳曰潁川先輩爲海內所師者定陵陳鍾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陳昌人爲間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群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illegible]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箸鄉前于時太史奏眞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何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

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閑室之內儼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郯人魏司徒歆蜡曰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揔謂之臘晉博

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爲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爲趙王倫所害華歎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捨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旣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爲下邳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

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而薛氏喪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盡心供養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朱氏性妬忌每使祥婦覽妻亦趨而效之母欲害祥祥解衣將刮冰求魚母又命共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蓊廣數尺祥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如此

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而薛氏喪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盡心供養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朱氏性妬忌每使祥婦覽妻亦趨而效之母欲害祥祥解衣將刮冰求魚母又命共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蓊廣數尺祥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如此

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所以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樹而泣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而薛氏喪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盡心供養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朱氏性妬忌每使祥婦覽妻亦趨而效之母欲害祥祥解衣將刮冰求魚母又命共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蓊廣數尺祥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如此

之嶮祥私起空所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

六十刺史呂虔檄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魏書曰文王諱昭字于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康集云曰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叙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聟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床和哭泣備禮

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爲掾晉踐祚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爲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弈而容皃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憔悴哀毀不逮戎也

武帝謂劉仲雄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不夜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爲功曹沙汰

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徵位至太宰栢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以卒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已取與任心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大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眞嘗爲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眞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爲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

王鎮開中爲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
但見其碑賛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
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事
王平子胡毋彦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
晉諸公賛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
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彦國泰山奉高人相州刺史王
隱晉書曰魏氏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
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徒皆祖
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
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
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
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三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飢困以君之故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
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後並得存同過江
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
正貌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飢饉相
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給鑒元皇帝爲領軍遷司
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郗公亡翼爲剡縣
解職歸席苫於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
人祖弈上谷太守父倩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優車騎諮議歷
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
已施焉同座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
所以乃受炙人也
文士傳曰榮字彦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句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

遂氏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啖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飡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玉隱晉書曰祖訥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老廉訥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爲光祿大夫

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王乂別傳曰乂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

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

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爲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爲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涉粮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

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粮要之因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悅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擔兩兒盡死不如弃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弃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暮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爲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弈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

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爲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揚士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滋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岫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栖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嶷然郡人嚴憚之覲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它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爲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季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

鑒辟大尉掾刻令累遷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大使時年七八歲箸青布袴在兄郗邊坐讀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弈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弈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相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比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碧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兗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閤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惔子眞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眞長有雅裁雖篳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爲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眞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爲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案太尉劉子眞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瀆貨致罪子眞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道之子眞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効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眞之意也

晉簡文爲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明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

之撫軍意色不悅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中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

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與書曰宣家至貧窄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禪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爲荆州值水儉食常五椀盤外無餘肴飯粞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發教而捐其本哉

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爲長史孝武說之俄爲黃

門侍郎自殺表悅之後上深焉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爲北蕃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屬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荆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元人大司馬温少子也幼童中温甚愛之臨終命以爲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與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荆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悟者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殷覬仲堪不許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闕生之無慍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鬬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悔色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

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爲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楊佺期舉兵以應王恭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慌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慕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咸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爲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兵子澤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爲比位至中書令荆州刺史桓南郡也玄既破殷荆州收將佐十許人諮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討荆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札皆仲堪所親伏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爲殷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爲府功曹桓玄來攻轉諮議參軍仲堪

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彭侯仁而無斷
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
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
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
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涕曰今日之事
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
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
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
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
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
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彭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
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玄聞怒而收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
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
而生此毋計自傷力劣不能勠定兇逆我死恨晚爾
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玄遣人問欲何言答曰

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

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銍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嚴然

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

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毋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

周祇隆定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此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者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爲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

王大看之

王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弟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荆州刺史

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

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録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爲臨淮太守辛昺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以聚歛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着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眞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儈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楊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

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俸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並嶺南之敝以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水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爲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爲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爲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閎也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爲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爲九江太守爲魏武帝所殺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饍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汙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顛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閎卒於太尉掾未嘗爲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穉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兎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兎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融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

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
資之尊是僕與君弈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
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
了了大未必佳又舉口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
踖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尉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君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俄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爲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

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
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
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
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
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詶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弈棋端坐不起左右曰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法焉二子髫齔見收顧謂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爲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弈棋不起若在暇

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況顛沛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止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案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記狂悖皆曰寧爲刑戮所苦不爲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廙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邽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未詳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慙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荀爽一名諝漢南紀曰諝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王日而至三公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因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

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爲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爲中軍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公且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摻檛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爲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啚欲辱之乃令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絢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幝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檛蹋地來前蹋駁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忼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幝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幝畢復擊鼓摻檛而去顏色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檛自衡造也爲黃祖所殺

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已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慙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

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爲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燕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鵷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尼爲軍帥中郎將從攻洛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八

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門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耶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用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著襦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眞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蔟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被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禹爲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趍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許由巢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考曰呂不韋爲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爲嗣又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疋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世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文內含卞氏之珎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踈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曰可令二子來於是勑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

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將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末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甘毋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毋鹿文帝射其毋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毋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毋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文帝敘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

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
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仕正始中曹爽用爲
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爲司馬宣王所誅
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
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
方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眞 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眞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

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出非微賤家也
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早聞父
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
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
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
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
之至年十五佯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
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逕至洛陽求索先君
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
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遂
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絜白黑髮赤脣明
目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常謂之曰卿

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
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爲遼
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
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

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

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
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
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
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
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
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恨量小狹趙

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 周髀曰夏至北方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

澍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
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
周髀之書也

寸管能測往復之氣 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

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
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篇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

亦六以爲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爲案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

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將軍錄尚書事毋丘儉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爲大反師自征之薨謚景王耳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

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爲相國辟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爲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侯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爲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

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爲世範行爲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帝王所爲據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爲衛瓘所害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嵋山中也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固必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鄰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人有無外物不定佛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

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笑曰何復爾耳後康
被誅秀遂夫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
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
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悅隨次轉至黃
門侍郎散
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宇咸熙二年受魏禪
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悅群臣失色莫能有言
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
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悅群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
之極也各是一物之所以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作琉璃扇屏風實窓似
踈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
識自吏部郎出爲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
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爲荀顗所害奮
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
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於吳以靚爲右將軍大司馬
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
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
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
柘滋令
赴洛洛中人問曰莫幕府初開群公辟命求英
奇於仄陋採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
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

之河舊說云隨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隨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隨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案孟子曰舜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矣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邇教誨也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特有何語濟云還樂令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

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人平北將軍夷甫早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漢書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盡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戎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

物所榮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雋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孫子荊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驍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

才英特亮拔不群仕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沖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爲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乂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處朝望加有婚親群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荅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矣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又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俊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儁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皇帝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耶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

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名曰崔豹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睿字景文祖伷封琅邪王瑾嗣帝襲爵爲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慙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聚亳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爲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以遷都爲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也汝南貞泰淵清操之士嘗嘆曰洪穎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褒今復見周伯仁將祛舊風倩我邦族矣舉案素累遷尚書僕射爲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顗也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也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晉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爲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脫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爲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盡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讚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㮣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水清之姿壻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爲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運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惣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騏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度江求爲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已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爲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閡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蕃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左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異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爲并州刺史爲段日磾所害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覦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

宇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 今晉阼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鄉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相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眞太原人少標俊倩徹英穎顯名元皇受命中興佐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敍情既畢便深自陳結盟

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者頴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匡天下語林曰初溫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座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踊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遊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爲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忠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爲間已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 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計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門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爲

揚州別駕授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
群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座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
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雄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座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
煩高座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

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呪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密黎宋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陁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座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舍
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
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俯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盤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爲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爲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爲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內史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爲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摯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合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猗據荊州以拒敦竟爲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爲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沉孔氏譜曰沉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弈全椒令父群鴻臚卿沉至琅邪王文學沉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記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爲沙門

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聞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耳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尸唯袈裟法服存焉

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游取來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遊鷗之至者數百而不下伐每斬將搴旗勤諸兒襲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遊鷗之至者數百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弔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淚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鄱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外傳曰陶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臣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江南表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吾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荊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都督八州諸軍事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諡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捉良圖永息臨書扼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以事君非人情必時賢以為德音貶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

笠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卞令別見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國陽令庾亮爲荊州以爲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爲諮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爲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

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一玄
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 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
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
曰不然當由忘情故泣不能忘情故泣 大智度論
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床北首大地震動諸二學人
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
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法暢氏族所
出未詳法暢
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
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 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鄢陵人
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
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
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 以毛扇上武帝武帝

疑是故物 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搖
之風不減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貴
有生意者減吳之後翕然以白羽扇鬳武帝帝嫌其
非新反之不聞翼也 侍中劉劭曰 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謙亭人祖訥司
隸校尉父松咸皐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
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
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 栢梁雲構工
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鼓先聽其音 鍾鍾朝也
蔓舜樂正 稱
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 何充別見 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
同詣褚褚曰眞長何以處我眞長顧王曰此子能言
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晉陽秋曰元之卒議者謂
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
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哀

藩於是固
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温別傳

曰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温少有豪邁風氣爲温嬌所知累遷琅邪内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胡未誅餘燼假息温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拜園陵薨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儀禮詩也殳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爲郡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疎理浩或諫以浩爲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

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質凌霜猶茂顧凱之爲父傳曰君以直道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栢之姿凌霜猶茂臣榆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駭急晉陽秋曰温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

遜歎曰既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漢書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是叱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初癸酉歲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大司馬桓温廢帝爲海西公哲安帝紀曰桓温於月癸酉歲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素眞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耳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衆

民望因說温以發立之事時温
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祚復入太微
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榮惑逆行入
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
時郗超爲中書在直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
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
計政當無復近日事否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
内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以百口保之帝
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
聲甚慷慨郗受假還東帝曰鑒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
言何能喻因泣下涕襟續晉陽秋曰帝外猜疆臣憂憤不得志在征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
某在斯時人以爲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
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
子曰鰷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
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願以境内累莊
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
矣巾笥而藏於廟堂之上此龜者寧曳尾於塗中乎
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
塗中
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

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爲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抗山沉思道術行吟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叙傳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敘極相讚悼羊秉叙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齓而佳小心敬愼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群從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爲無與爲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

羊權爲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見作羊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興徐州刺史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眞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

自周室經漢魏世爲夫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群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

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人平北將軍父澄荆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祖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大就蚤卒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今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治城揚州記曰治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

衛鞅衛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爲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丈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郎公大兄無弈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清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箸詩賦訣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丞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緝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小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

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肸子田光顏歜黔子於陵子仲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土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廣漢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爲利回

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於屈原鄧禹卓茂無奇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准的如此論其士則群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

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詢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今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壻爲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爲援頻莅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爲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

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二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陵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秦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開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爲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開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堅梯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

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進說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爲後蚤知名歷吏部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淥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阬山以愍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爲雲陽今復名曲阿謝曰故當淵注渟箸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也以問子弟車騎玄也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弈弟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宮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至答有辭致山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龢小字徐廣晉紀曰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illegible]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暮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鄙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殷浩別見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也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任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

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酃故麤有才具阿酃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賴郡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亮直故位不顯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叙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却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崇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

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荆州記曰荆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

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因曰遥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爲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曰處士大好相善爲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當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荆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悦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哀號罷市

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着銅雀臺上施六尺床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

向帳作使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上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晉陵人父悦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爲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識書曰晉氏昨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爲諱而相寘志

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半年三十五崩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松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

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溫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乎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擢榦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正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玄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爲之讚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疎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皓然

張天錫爲凉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符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凉州記曰天錫字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

曾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爲涼州牧符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爲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鵶鴉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爲桓溫參軍甚被親昵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愼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嘿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弟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擯賈樹秋曰謝重字景重陳和人哭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

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脩制荀樂之風荀顗荀勗脩定法制樂則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符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下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適王恭子愔之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諮議外示縶維而實以乖閒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爲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阿甯王恭小字也云是卿爲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熟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大夫豈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爲長史舉

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爲主簿從討袁眞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

置紆曲方此爲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即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住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脩營終來旋定之道鎮靜群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康寧之策也

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

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荆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

桓玄既篡位後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悅之引爲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卜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絕迕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叙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羞閣直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厠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帋慨然而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宜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序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懽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乍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祕書郎靈運歷祕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伏誅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脩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脩身而求之人不亦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薤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薤豈復過此（陳紀已別見）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陳寔傳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七歲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尊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鄉家君法孤孤法鄉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雖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吳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

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
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
爲江陵都督吳録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網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爲河内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踴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

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内非之密爲作謡曰閣東有大牛三齊鞅裴楷鞅和嶠剌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絶故貽是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爲晉律

薨贈太宰與羊祜共咨太傅鄭沖王隱晉書曰沖字文和榮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虚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沖曰皇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施行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朗而率烈至爲賈充所親待山濤爲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諮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叙所懷充以爲然乃啓亮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惏情不允累啓亮可爲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祕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温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濤所拔王嘆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

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祕書丞紹諮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不自容將解褐故諮之於濤

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延祖雅

王安期爲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沖淡寡欲無所脩尚累遷東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怕然元皇爲鎮東引爲從事中郎

小吏盜池中魚網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爲穽於國中也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竊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 呂氏春秋曰竊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二十五歲而為周成公之師也學二十一歲則可以達矣竊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 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 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 任讓在帝前

錄侍中鍾雅 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右衛將軍劉超 晉陽秋曰超字世踰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徽為琅邪國上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為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閉門不通賓客家無擔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

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慎嘿如此遷右衛大將軍 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 雅頭石頭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 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 許氏譜曰柳字季父猛吏部郎劉讓女蘇峻招祖納為逆納遣柳以衆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 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 永字思妣 許氏譜曰 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 語林曰任名顗時在都頃王公坐及數胡人為

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群胡同笑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迕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昵

陸太尉詣王丞相諮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所刑岐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稱似不爾舊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折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誰是所長羨曰其餘令責不復稱論然二捉三治二休三貶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曰若力役所致懽喜慰賜若它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二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

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撿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弈紂所造諸匿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録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録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傳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孫統存誄叙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棊品曰謇字道直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秦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士失汝何處得此人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

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共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皐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之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爲揚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蒐簡民實

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慙色

王太爲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主人甚以爲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爲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皐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皐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

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

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安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群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子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盃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援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面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也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又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

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理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然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傳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嘏以朋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或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

短不復得作聲但應之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
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諮疑者值王昨已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與王夷甫來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十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爲業後進更散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閑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

延居注曰顧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爲世名論

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於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慮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厷字茂遠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鑿敲鐵柝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

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
此兒膏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
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
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
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萬也心下爲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州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
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
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
意暗同止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
柄確几曰至不至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
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猶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
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驅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

去不去矣庸有至乎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所至
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
今天下無去矣而去去者非假
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
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
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立風
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
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康安康咸曰書乖復須
注徒秉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
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
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
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聊無注述唯好莊子聊隱
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秀爲此義讀
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
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
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

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學博士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爲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捨去傲然無營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皆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爲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

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爲業避亂江東爲豫章太守王敦引爲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悅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爲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冥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能自已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他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虱著頭而黑麝得柏而香頸處嶮而癭齒居晉而黃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北壽王喬爭年何爲不可養生哉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爲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爲亮司馬非爲長史也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爲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

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濛王述並取婦王導所辟輒妻如生母狗聲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竺子

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群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藐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爲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淨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淨圖者太子也父曰屠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墮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耳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也爲論以示謝于時

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中興書曰苓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並已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

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

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惠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爲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德爲道苟爲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曰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手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常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甚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烏能逆風發寶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餐冷而復煙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忠長樂人歷太常護軍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鳥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

彷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
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
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
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
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
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
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不
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逍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
速則逍然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
所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飢者一飽渴者一
盈豈忘粻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
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郭中軍注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郭理小屈遊辭不
已劉亦不復答郭去後乃云由舍兒強學人作爾馨
語劉惔
飞見

郭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

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十
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
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
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
曰色即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
已見中郎都無言支
曰嘿而識之乎論語曰嘿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
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歎曰是是眞
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嘿然無言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
道林拔新領異習懷所及乃自佳鄉欣見不王本自
有一往儁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

領域不與交言須臾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
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
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
流連不能已 文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
卜往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
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
一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
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
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 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
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
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
道也然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
佛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
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也菩薩

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眞教則通脩
萬善功不爲已悉皆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

許掾詢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 荀子王脩之小字也
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
行書號曰洽弈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
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歿與脩
同年故脩弟熙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林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
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
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跡
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
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

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原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宋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慙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辯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

不遇深以爲恨其爲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爲然遂止

佛經以爲袪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脩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者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上景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着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嵬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爲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

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粗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聞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色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而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屎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尸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為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為絕有相之流外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崤謂二陵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
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訏大也謨謀也
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
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
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洗濯料事處之下
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撓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
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
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眞長延之上坐清言
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

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眞至
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
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
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旣張憑勃窣爲理
竟即用爲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
郡人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
爲悛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他心通盡比玉者皆見在心之也

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爲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入疾四病以誡孔子林先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言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悟善談玄遠既自難工加意氣擬託蓋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郤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郤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著龜圓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振器記象而慶咎應不可爲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異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

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眞長孫意已不如
眞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粗說已語亦覺絕不
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
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苟子來苟子王循小字與共
語便使其唱理便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
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筭詩筭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
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寀後一句意疑其闕廣
校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循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情僧意疑斯文爲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又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
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卯有毛雞三足馬有卯犬可爲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圓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屬遇見一道人問所疑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祇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爲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

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識鑒淹遠高悟冥曉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岳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朝傳曰漢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來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也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鍾鳴問英對曰蜀嶓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遠公笑而不答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太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婚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臨沂人祖之光祿大夫父睎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要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齋物莊子篇也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又之

殷中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

頌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髓寶妙門僧伽提婆少翫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叙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旣明振發義奧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荆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遲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祇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荆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常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常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爲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未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懽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沖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

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治退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荀綽兗准州記曰准有儁才太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籍已成之業据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御史思少孤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止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礮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彥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十鄰何爾曹之甚乎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泳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于家謐見之嗟歎遂爲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嶓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疋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名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 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死便埋地以畢生形骸遨遊一世竹林士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迕其人攘袂而起將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悅又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悅又殷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盧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盃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蜮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

爲表 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著屬又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 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已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 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甚集載其敘曰詩者南夷曰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別見孝悌之性 其詩曰既勤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還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敷

潘因此遂作家風詩以示王武子 孫楚集云婦胡毋氏也其詩曰時邁

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一作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箸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爲太弟欲使詣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箸述歷祕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閒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合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士廣無可記虞多所録於斯爲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湯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爲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敳永嘉中爲石勒所害先是敳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音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頹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外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爲參軍敦縱兵都鞏乃諮以大事璞極言

成敗不爲回屈敦忠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阮孚云阮孚別見弘嶷蕭瑟寔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旅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爲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楊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迕旨出爲滎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迕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晉漢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數州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

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況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退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眞長眞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體從比之理肅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如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愼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音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仿佛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稚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爲故語林焉別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韋其敘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廞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知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嘆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續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爲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士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辭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爲負版絝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見謝公[illegible]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

作狡猾耳幸伯送
王東亭到相公吏既伏閤下相令人竊取其白事東
亭即於閤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温別傳曰温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
官令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
紙絕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
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
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
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
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
勳爲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爲大司馬記室參軍復爲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温在
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武時伏酒在温府與
宏善誥之宏笑而不答酒密以啓温温甚忿以宏
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
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
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云尊
公稱誦自非下官所敢等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温
乃二若欲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捉或引身
雖可二道不可隕則宣武之節信爲允也温泫然而
止二訛不同
故詳出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筝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嘗著作
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凱之博學有才氣爲人遲
鈍而自矜尚爲時
長康體中癡黠

絕盡絕交絕癡[illegible]愷之[illegible]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illegible]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之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瞻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丘淵之文章叙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絜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桓玄常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甚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狂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松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文多不載書

桓玄初并西夏嶺荊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揚佺期遣使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illegible]二州[illegible]于時始雪五處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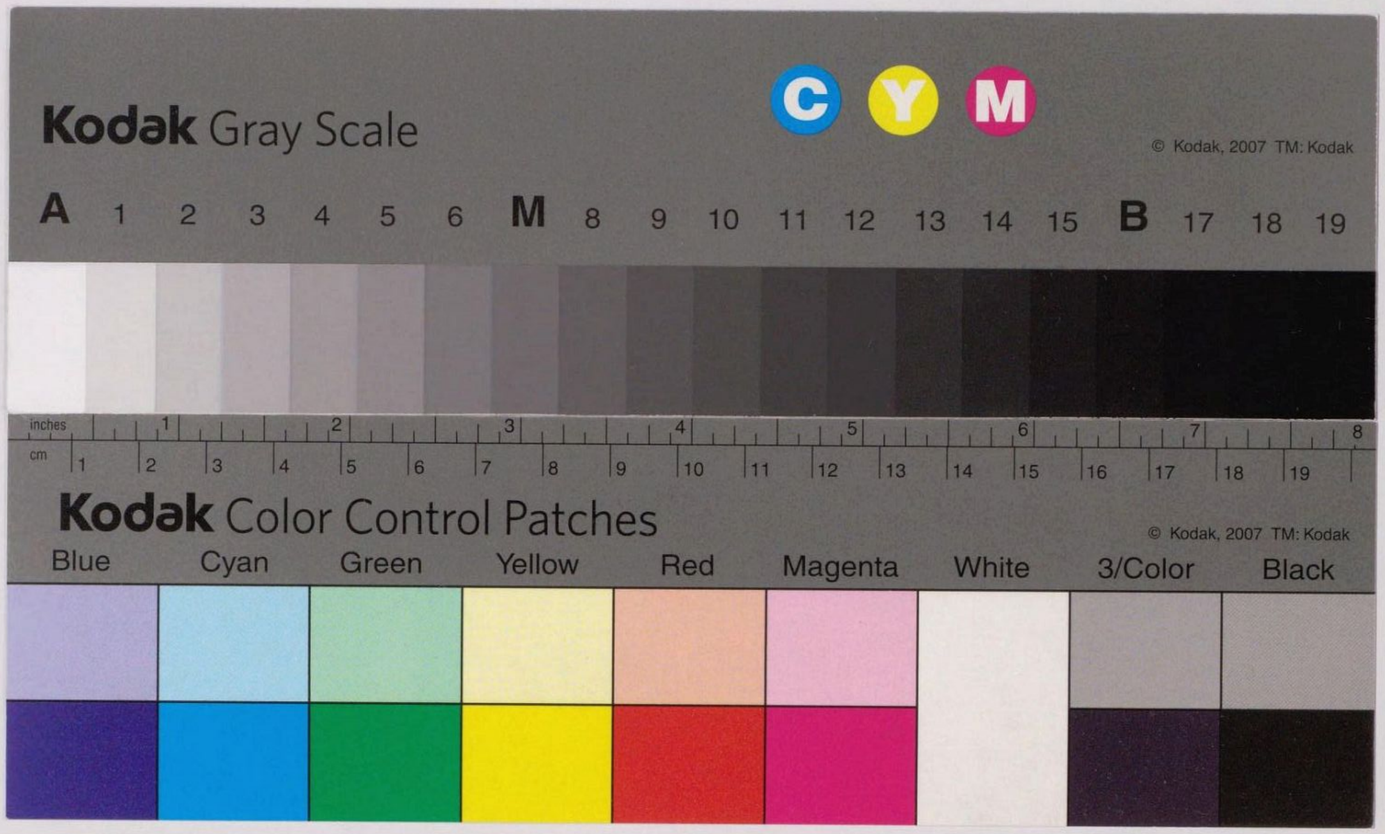
賀五版並入玄在廳事上牋至即答版後

言京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恐事綸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爲記室參軍孟昶別兄爲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遁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爲謝玄參軍符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爲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四

金澤文庫

155
80



世說新語

中

155
80
帙入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

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
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
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字世
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確然不
如孫魏武勇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
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
乃謂承曰鄉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之志猶
未改也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敕文帝脩子弟禮就家
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群等皆為之拜帝
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
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慽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
以不樂群曰臣與華歆俱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
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
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空不進爵文帝

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群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
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群起
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悅喜義干其
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悅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
字伯濟太
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
帝踐祚而稽留不及群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
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
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
氏之誅帝悅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
中二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
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
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遥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
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
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
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

目敘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澁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爲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徵以

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爲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 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爲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爲令史責人邪卿便爲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者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 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群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 晉陽秋曰騫字淵司徒第二子無謇諤風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

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

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又爲拜與陳本毋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郯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群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鄉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沉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穴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却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牙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電晦冥

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群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天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淚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

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飲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顗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嘿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勗也案荀顗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閒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世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閒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子之屬而不相容也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

人通濟有才榦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魏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

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荀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記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爲令而荀勗爲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短著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

問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嶠長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牧向雄送御牛不充呈郡轉隨此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斃死臺法甚重太守是奮召雄與仗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

從事數年爲黃門侍郎奮爲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溫禮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爲兵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簒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群小不復朝覲遂爲長沙王所誅

嵇紹爲侍中詣冏諮事冏設宰會召若旗齊王官屬名曰旗字虛旗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論時宜旗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盪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爺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郎少子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衞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

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爲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

士龍失色雲別見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獐舉弓而射即中之獐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明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箸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歎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五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歸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椀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顯時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椀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椀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媚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椀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充得椀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今視卿椀甚似得椀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姨曰我舅生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

數邪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躰爲魏司空冠蓋相繼至今也議者疑二陸憂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二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爲冠族父跡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數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脩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爲鬼非也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如死者鬼人精神見之宜從裸祖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祚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

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慧榮陽人少孤失嫁田氏夫亡依舅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爲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協刁協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却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床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哀並非嫡所生而謂哀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哀爲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採撫典故以何爲實且從容調諫理或可安豈有陛階一言會無奇說便爲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壅無松栢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機小阜松栢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爲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彪庚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連騎

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見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哀兒婚永嘉流人名曰哀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哀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哀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遺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士氣凌物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焉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阿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刀亥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刀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為人所殺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刀下床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刀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

興齊名那與佽人刀協有情遥便出
王舍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
坐正色曰元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
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
威收羅賢儁辟充為主簿元知敦有異志逡巡疎外及敦稱
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為之失色由是忤
敦出為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莚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
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驃騎郎爵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
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
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遂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
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
日詔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
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
愎王平子何在覲別傳曰王敦計劉隗時溫太眞為東宮庶子承華門外與顗相見曰
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顗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乎
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荆州群賊並起乃奔豫章而疾其宿名猶陵侮敦伏勇

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伺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搞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鬬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眞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閒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仁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六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咸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爪行之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群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群宇勃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弈全椒令群有智局往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爲阜陵令逃亡無行勸峻誅亮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衆坐戲語

今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 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爲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劒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

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鄭玄曰鳩搏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爲鳩鳩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鷹化爲鳩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 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碩猶據石頭潰峻碩而逃追斬之

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 孔坦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床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踈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爲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爲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群也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爲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眞汝南西平人少以學隱退而才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叔眞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荊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令侃將茌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諮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叙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眞膝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床席蔡公先在坐不悅而去王

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漢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祚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爲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虨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庾冰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迴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卧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中興書曰温曾爲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温使君鬬戰者以温爲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眞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虨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爲尚書郎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否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勢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中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云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

眞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挺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訟簡宣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眞長甚盛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之司州已見陶胡奴爲烏程令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

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郭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索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爲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羅含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爲桂陽人含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爲海太守彥曾孫榮陽駕以官廨諠擾於城西池小州上立茅茨伐木爲席織葦爲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荊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省栖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柱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桓爲兒求王女王許諮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

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 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申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卅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 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次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 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 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 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即取以爲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 阮思曠也 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 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 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魏作所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題之以不長謝以爲名言 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橙上題之此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遲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

月以知魏德之不長安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虨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虨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散歷佐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諮議

直喚人取酒自飲一巵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敳即湘州刺史之父也夷子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爲寶依開門入爲遺詔

爽爲黃門郎距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云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云姑云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爲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史後爲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甯已見張因正坐斂衽王熟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壁言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藍即甯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

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江表傳曰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弟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子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祖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同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未與廣陵散於今紀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諮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過安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義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

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絜王道於是録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失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燋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畫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燋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閒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按劾劉發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匹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之爲世祖患之乃發口言曰以戎之爲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 晉諸公贊曰惜息嶠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惜名重收將害之惜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惜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櫂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迥出牛背上 王夷甫嶷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 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準爲鎮東將軍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 遐與人圍棊馥司馬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眞是鬬將故耳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 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幹筭善交結爲范陽王虓所暱虓藩召之大相委仗用爲長史入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爲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太傅於衆坐中閒庾庾時積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

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知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文士而經事爲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不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机案閒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

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艷字子良永興長父裴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迴轉不得快熟許上床便咍臺太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眞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桉庾亮啓參佐名裒時直爲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爲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爲塘因以爲名也爾時吳興沈爲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

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爲傖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覔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也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又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監陽平太守曼穨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競曰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眞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

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箸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和覓虱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携三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爲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敕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佯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

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爲溫所誅薈不自安

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超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

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木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爲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

官拜干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選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問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淬多斅其詠菩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侍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箸阿蝫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頃盡命郤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起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弟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

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看待之爲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

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爲劉眞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箸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體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氐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爲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僞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弟五子卓犖不羈欲爲傲達仕至黃門

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脩常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字

苻堅遊魂近境堅別目謝太博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爲徐州故云使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譸張玄叔父安曾爲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閤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央星按泰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爲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桮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桮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晳慢戲之流文士傳曰晳字廣微陽平

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爲東氏晳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尤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枝上兩行科斗書同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爲斑賦諸文甚俳謔三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

有才語王恭適見新丈甚可觀便於手中風中出之王讀訖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訖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

書曰熙字叔和恭次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

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腳委几上詠矚自若

謝與王叙寒温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群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寡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爲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

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賬無日。累遷尚書令。贈太常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傳誑。交而誑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爲人好貨臧。艾以父子與颺得顯官。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曰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

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誑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鬬。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而合歡爲刎頸交。

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多鬻。始前多言多鬻。始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玄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

求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群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中記

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士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弭役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名嘗與尚書盧欽二吾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

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情隔猾狡虜欵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曖曖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還喜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事狀辭甚俊偉祜亦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爲揚州潘滔初爲太傅長史言於大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爲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曰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椎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茌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桀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爲左削督桑敗其推勒爲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死謚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不知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爲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傅嘏極貴重之謂之寗武子仕至太保爲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群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

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薇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 中興書曰

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於

氏儒雅荀葛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 語林

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無量終當死塢壁間 晉諸

公贊曰王玄宰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雲露平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 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羣典軍校尉父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王雅州刺史

王敗後明帝收訶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荆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用爲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慜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忼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懼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欲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爲比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爲會稽太守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

赴水死昔鄱寄賣友見譏況
販兄弟以求安寄非久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
不庾云試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
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
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
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
爲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
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
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第翼曰孟嘉故是盛德
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
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
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
爲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爲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
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

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
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
坐嗟嘆嘉善酬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
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
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長史見之曰此童非
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
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俱至月陽暮所省殷揚州絕
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桓溫辟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
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歎劉曰卿諸人眞憂淵
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 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眞翼弟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陶侃別傳曰庾翼表其子爰之爲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豫爲四品將軍十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爲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

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 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賨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士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衆寡少懸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携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 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苻言已當王應苻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

歲時嘗戲於路正見馬異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夢天神使者來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幽暴群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又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及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

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于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氐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冀曰安嘉衆舉親明也玄必不

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之甚忽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哀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果後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

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傳亮兄弟也傳氏譜曰瑗字叔王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録曰亮字季友迪弟也歷尚書令左光禄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江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王忱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爲王緒所間終成怨隟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澧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部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恒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荆州取爲從事一歲至冶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郎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郎爲荆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郎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郎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許卞壼在已復問非我邪郎曰亦似

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爲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

陳仲舉常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常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採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司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illegible]淵清峻貌貴重[illegible]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桓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疋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爲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絜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恒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黜姦廢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

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表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伐惡退不有范孟博之風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爲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爲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世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爲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北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

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

裴頠已見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爲掾不聞爲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晉陽秋曰戎爲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箸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爲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末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汪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玄會嘏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弈爲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弈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弈有望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名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囂然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祕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生五子秉給式亮忱也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苦成人迺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
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
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
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爲散騎郎山濤舉爲吏部
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解音好酒
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
曰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
濁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
度濤舉以爲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
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
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眞寡欲則迹
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
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
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
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己知人多此類
耆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

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
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
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
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
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官可爲亞公叔夏季
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
爲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群時類傳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
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
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宜

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爲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 鄧粲晉紀曰王

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曰禮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駿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長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天才乃爾既還渾門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 晉陽秋曰濟有

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調見湛歎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爲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潺純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箸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明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

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官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顧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襄回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

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救今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秀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鴨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栢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弟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頊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爲主簿俊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珎寶箸文章爲錦繡蘊五色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沖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眞長祖也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漠少以清識爲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爲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爲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邠妻武周女生粹宏漠非王氏甥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

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蓀八王故事曰蓀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爲長沙王所害

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愼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論見廣奇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也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黃門郎爲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係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爲名裴邈彊立方正皆爲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正已見濤子簡疎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漢等齊名遷尚書出爲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爲賊所害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下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爲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弟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群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汪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

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散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汝南人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代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開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開豫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去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曰玄為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琅邪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于祿求榮永嘉中洛

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陋中有二鵰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鵰蒼者胡象後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外太學堂歎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爲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儋入蜀莫知其所終

玉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爲巖巖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庾敳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

尋温元甫 晉諸公贊曰温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

王喬 曹嘉之晉紀曰劉畴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校尉畴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畴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之泣至司徒左長史

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 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 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然爲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 王氏譜曰濛父訥娶潁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子躬子嵩兄也 丞相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 名士傳曰敳不爲辨析之談而舉其

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敳積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虞預書曰祖逖字士雅范陽遒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逖既有豪士常慷慨以中原爲已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餘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屬櫂石虎虎不敢復闚河南石勒爲逖毋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爲我也天未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敳雖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

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作雅人自多於遼王舒已見王遼別傳曰遼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遼並敦從弟

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閒庾肅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眞副卿清論處明親踈無知

之者吾常以卿言爲意絕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作便）周佚於荆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顗爲荆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逆蜀賊顗狼狽失據陶侃求之得免顗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顗顗還建康未即得用也）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相廷尉以問周佚周曰可謂卓朗栢公曰精神淵箸（高坐傳曰庾亮周顗栢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衿致契曾爲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卩利密丁稱卓朗於是栢始咨嗟以爲標之極但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爲名士所歎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也）下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肹也晉大夫）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矣）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邁上有父風）

胡毋彥國吐往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嚴嚴虞預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卞望之卞壼別傳曰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太常卿壼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豪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衆拒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邵察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有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廢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林曰孔坦為侍中密啓成帝不宜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驚痾耳若下望之之嚴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敢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三氏譜羲之是敦從父兄子當不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為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一時俊秀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平弘農華陰人曾祖彪祖脩有名前世父嚞典軍校尉淮元凱未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消搖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為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矣位望絕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何元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晉陽秋曰充導妻[illegible]之子明穆皇后之[illegible]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爲閻鼎所害司徒蔡謨每歎曰若浦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群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蔑然曾不莫羨由是名譽久蘊

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淮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伸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歎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眞從子庾公琮字子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賦箸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

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眞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剡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爲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廨舍彝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旣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褚襃識故爲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

[illegible]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暱之以爲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嬴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早卒成帝納乂女爲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稚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長仁爲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人清標令上也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

人目壯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凱
怡容無韻非盛德之風可樂也詠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稚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遐爲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王濛子脩並已見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撥皮皆眞徐廣晉紀曰述貞審眞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日叢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已之府奧蔓已漏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眞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爲簡選王曰非爲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群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中興書曰江虨字道群陳留人僕射彪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逌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之桀沉存顗奉此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

孫興公目之曰沉爲孔家金顗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伏弘道之美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

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

淵源眞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親不脩小絜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遒上歎林公器朗神儁 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没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踈 劉尹別傳曰淡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宿物 赤玉庾統小字也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衛將軍擇子也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發言遺辭往往有情致 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爲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眞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爲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不欲言物 苦謂窮人以辭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 中興書曰萬才器儁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 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

陳留人僕射彪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案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阮裕王悅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脩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土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 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勳擅彊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 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蕃之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

桓詣謝值謝桓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日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温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論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爲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昭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温時在姑熟桓公遙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爲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爲後進冠蓋也

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更

聽王又曰自是鉢釪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恒尋遁遇祇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釪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嵇叔夜琴賦也劉惔眞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嵇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遏黃門郎揔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專頻秦書曰釋道安爲慕容俊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仍分僧衆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爲土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曰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爲汰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五年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爲惔誄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郎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未後亦小異迴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浙映壑也共商
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一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爲臨王氏譜曰嗜
産琅邪人僕射虔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嗜之字脩載琅
邪人荆州刺史廙弟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脩之少有秀令之溥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枝謝尚年長於愷神
穎夙彰而曰此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
世務以高尚爲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
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
賓其語小異故詳録焉
人問王長史江彪兄弟群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
生活彪及弟淳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

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娉幼稚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暢尤好聲律悠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暮功之條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案謝公蓋以工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温克

謝太傅語眞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脩齡王胡之小字也謝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我家亦以爲傲朗晉諸公贊曰祖約少有清朗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

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高略古賢默之際辭旨玅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籤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轉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村又作打又作打

謝胡兒作箸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張人少以進繩操爲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語堪是何似人咨謝

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早知名魏朝爲治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岳集曰堪爲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如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峩峩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爲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栖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日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爲四姓三國之閒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桉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眞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膝賞對夜以係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

部尚書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驎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爲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眞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況眞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膝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苽故自未易有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爲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自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引雅有器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儁望眞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

馬箸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閒遂致疑隙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爲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翕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爲然而慮弗見用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閒恭乃於三坐嗔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爲構已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直亢烈忱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摸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沉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淑陳蕃少有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為目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冠衣禮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乂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沉書曰八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勝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瑜為嶺南郡士元為功曹瑜卒士元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並會闔門與士元言見陸績文士博曰績字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為交友任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槩為大司馬而為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頦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

孰愈曰陶治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毀用之後有得失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群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以其謀逆伏誅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爲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嗇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逸士傳曰請字叔慈潁川人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荀爽方陳紀荀或方陳群典略曰若潁川人爲漢侍中守尚書令或爲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荀顗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顗字景偉戴之子蹈禮立德

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爲一代之制轉太尉爲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卒謚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亞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儁爲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爲二千石髦爲石勒所害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蔡亭人祖瑾樂安長父魁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爲賊所殺

王夷甫云閭丘沖荀綽兗州記曰沖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沖清平有鑒識學有

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惑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以虧損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爲侈不以爲僭至於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爲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爲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

優於滿奮郝隆 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爲人通亮清識爲吏部郎楊州刺史齊王冏起義隆應檄稽留爲參軍王邃所殺

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 兗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沖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沖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 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屬物但明其旨要不爲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此南陽樂廣

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 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illegible]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弟三敳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喪敦敗敳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 敦性彊梁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傲很豈憚於周顗乎此言不然也

後度江左不能復爾三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 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騣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 虞光祿傳曰騣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飜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卒

王丞相嘗謂騣曰孔愉有公才而

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 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回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嶷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居當爲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鄰果爲沈充所殺兼之者其在鄉乎騶未達而喪虞光祿傳曰騶未澄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仁清正嶷然以德望稱之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

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毋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爲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

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彊公乃止 敳自謂右者在已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巇 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嶷然不群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壑自謂過之 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晨旦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

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爲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慕爲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敞比溫仲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伍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

辜顗比校顗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安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

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爲同志所推

宋禕曾爲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

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未詳

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

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此亮不聞周顗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

眞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偕隘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

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按太尉劉寶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乎

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

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郗志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爲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與

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爲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昵庸雜以此損名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爲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爲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端純素無執無競簡暱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頹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理本眞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儁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弟二子孝敬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紞爲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己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

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紞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昂紞間已憂忿不知所爲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紞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

多謂立惠帝爲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輿隸且知其若此況宣武之弘儁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遐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眞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眞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

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尅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郭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超浩為揚州欲以抗桓素輕浩之憚也

人問撫軍郭浩談音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群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遠歷侍中廷尉卿安南謝奉也已見氏譜曰奉弟聘字弘

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倫黃門侍郎巖有上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自勝言奉任天眞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清儁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何方衛洗馬不謝曰實得比其閒可容數人江左

名士傳曰劉眞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爲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蒙小字也）

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眞長與丞相亦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相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巖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云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重字茂曾江夏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云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

謝公賛曰趙王爲相國取重爲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中興書曰義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述之爲宛陵多修爲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

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未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知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床邊聽旣

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儁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叙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萬之爲豫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潁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衆之和北中郎郗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回還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爲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悔邪

世目殷中軍忠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奭字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奭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奭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乃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石崇金谷詩叙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箸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公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爲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啓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傳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弈中興書曰孫純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潤於林道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講善屬文辭爲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有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徹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欽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illegible]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箸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

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却亡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

曹蜍 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

李志 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噉盡 言人皆如曹李質曹淳慤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 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紞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

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 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羨曰此公好舉素本槌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 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朗達有儁才于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 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哥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獻子重多說俗事（汪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弟六子歷祕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爲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祽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云君固當不如獻之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詣與

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耳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爲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濛質而悛文也）

表彥伯爲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爲人冀小郤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其丹

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子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未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群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子長卿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啓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箸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口吃善屬文仕官不慕高爵常託來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 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爲侍中 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我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 中興書曰謐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 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領軍王洽

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爲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音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弟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弟七叔獻之也

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瑾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

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楩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楩梨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弟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相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

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先見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毋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爲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任豎刀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邪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爲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爲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

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 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 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群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躬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諡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孟孟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三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爲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 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愼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之至洛宜善裝其理輅曰若九事比王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舍笑贊之曰可謂

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思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其桑椹則懷其好音況輅心迴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位重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牡謙則裒多益寡大牡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又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

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而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箸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群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妾浮澁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爲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

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蚤卒才拙而性剛褊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相高平人武帝時爲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遂死千几下故懼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時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資得富貴資財則利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爲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閣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儳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又第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窻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

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脩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爲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晉陽秋曰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觀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平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葛洪富民塘頌曰闓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闓晉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早閉晚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檛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爲安東王循爲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群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爲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

山迎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早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旣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佗言臨還鎭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爲楊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三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事王敦引爲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舍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京）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郎）將至吳密敕左右令入閶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

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嘗歎息謂朋友曰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之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任消如此哉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一坐莫答長史江虨曰願明公爲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令爲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

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爲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云後右軍爲論議更剋孔巖誡之曰明府音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没之後無愼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

未仕高卧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而聲出珣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殷覬病因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興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鄢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覩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彝陽郡左俠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爲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嘆其奇而已矣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兎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

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僞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甚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尅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悅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弟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爲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眄恭抗表討之車騎又爭之會稽王玘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史記曰有土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常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

才學思幹魏武爲丞相辟爲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帋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爲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盃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爪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爪當沈旬有七日爪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

押稽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王敦引車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訛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噉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

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亞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放桓温常曰京口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公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弈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喜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音寸寸毀裂便迴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勤平北將軍悟及表眞等嚴辦以贏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悟所任按中興書情辭此行温責其不從諫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三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温長子也仁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向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齊整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箪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箪飯今成麋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髣髴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麋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亦隨母在宮並寵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淘然有大成之量仕至給事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

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幝乃云已足不須複幝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暑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

揚榷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甚忿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首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 晉陽秋曰敦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壯心不已 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武業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令太子西池是也 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更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租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 敦小字也 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閬之而止

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己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稚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 漢晉春秋曰冀風儀美劭才能

豐瞻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群凶之志是時社乂勞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友善桓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爲荆州雅有大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罪除二敵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

大會衆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莫不氣十倍桓宣武平蜀集衆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

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中輿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刻自處

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齊人兄戴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之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鵝者仲子嚬頞曰惡用此鶃鶃爲哉後母殺鵝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鶃鶃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爲相乃夫婦逃去爲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

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荆州刺史贈司空

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

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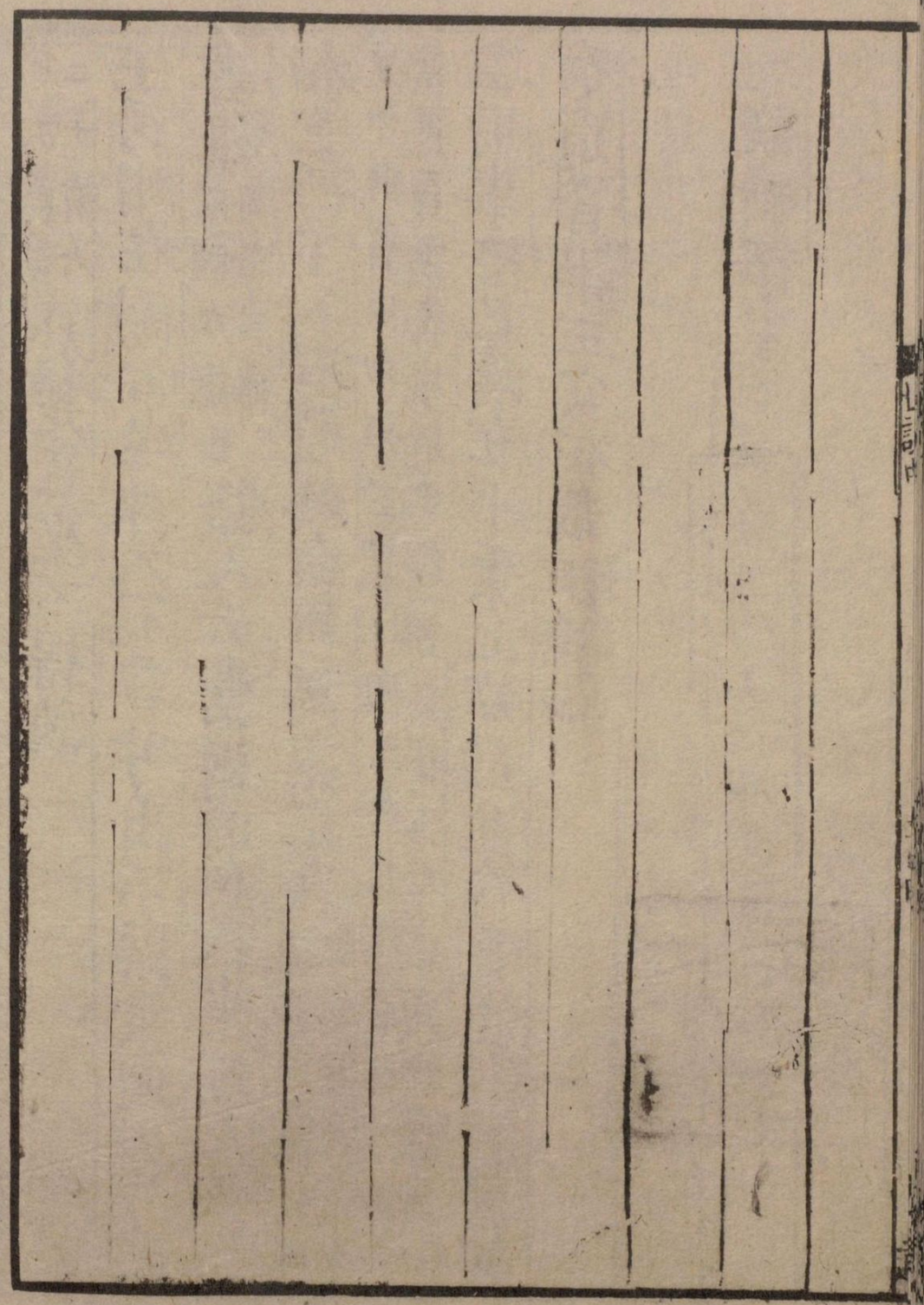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爲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柱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衆號孫郎平定江東爲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二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愼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二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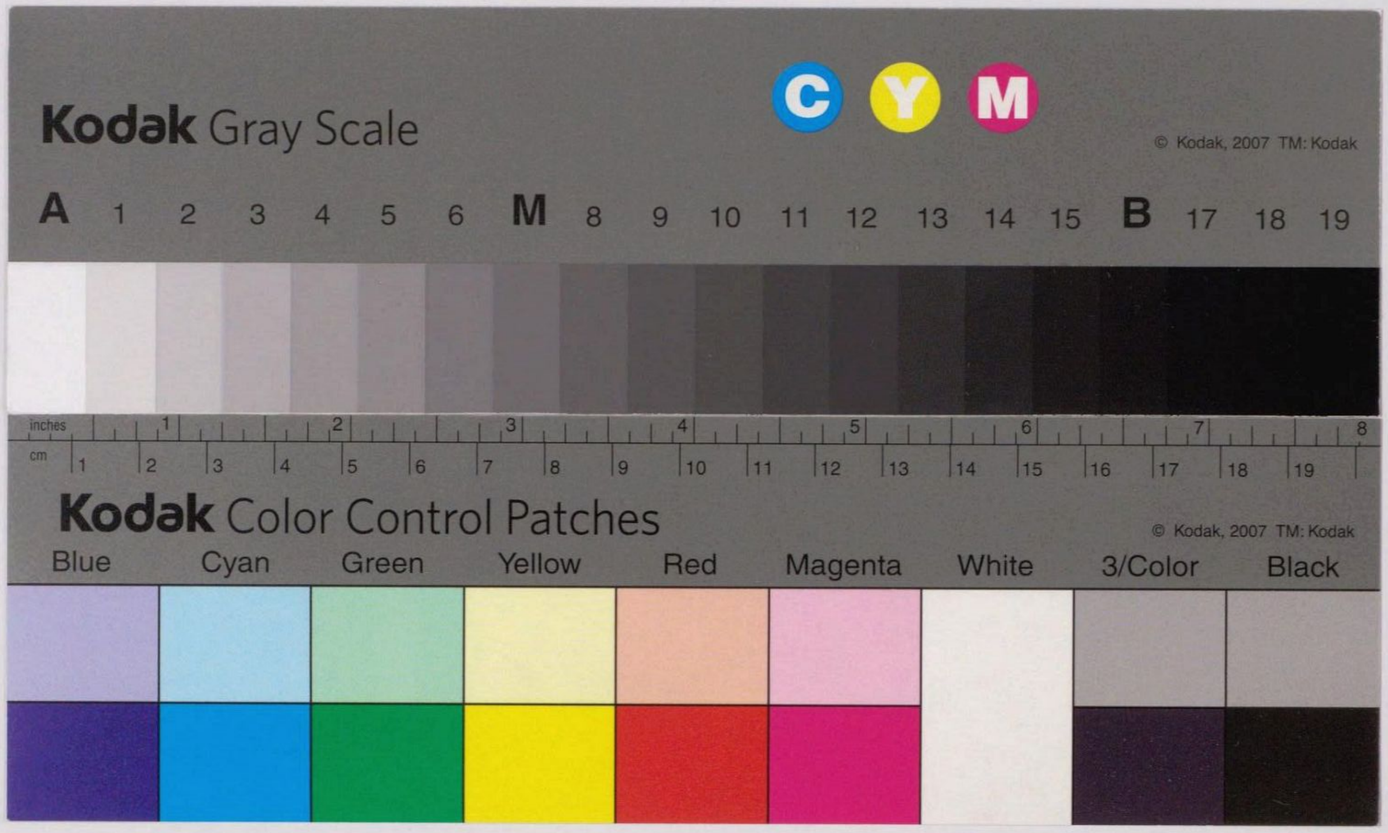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景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世說新語中

金澤文庫



155
80



世說新語

下

155
80

快入

尊經閣章

世說新語下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翈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注）（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須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粉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金澤文庫

熱湯麰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爲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爲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爲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爲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illegible]土木形骸不加飾麗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illegible]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下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顏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

一段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爲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脩武縣令還

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 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頹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玠別傳曰玠在群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周侯說王長史父 王氏譜曰詡字文淵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詡始過江仕至新淦令 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杖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 晉陽秋曰蘇峻自姑熟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爲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未有謠歌曰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 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壼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 于時

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頹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爲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爲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

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書林曰吾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illegible]道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省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安詳公亦萬夫之望不如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群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中水中有蛟山中有虁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乃入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

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爲吳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御史中丞多所彈糾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逍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劒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

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益聞英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黑於翰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益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延尉作兩髻葛裙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半晝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 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自喻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南中諸軍事征虜將軍假節徐州刺史有別廬在河陽之金谷其制宅也卉木叢蔚流泉激湍有清渠修竹茂林百果衆藥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雞棲羣物殷阜家多僮客妙於音律又善解絲竹每至晴和遊必以觴詠繼之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笛筝笳遞奏更起遊者以忘憂飲者以忘歸感性命之不永悲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船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郗嘉賓得人以已比荀奉倩 郗嘉賓喪婦奉倩悲傷不已未幾亦卒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安丘人父馥中護軍昶弱冠有志局少爲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下逼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眞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祖龔父暢皆爲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濛仲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爲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
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
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
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父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
此論蓋好事者爲之耳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
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尸慟哭賓客莫不垂涕
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
眞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

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聞之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武子死乎賓客皆悛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
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
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
歌者取簡服其言更爲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
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
舅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
深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

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改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敎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虔並已見上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車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鵝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儁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

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閒志在汧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汧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爲在者無足爲之鼓琴也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二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爲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爲其謀王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爲斃我亡後若大愼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遠而棋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爲荒楚丘隴化爲宿莽遺迹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爲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綏已見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壻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卧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刀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末娌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爲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

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減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佐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嘆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已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爲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爲

治護元性剛直以爲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却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

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眞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爲之外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嗒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帝三皇之義蘇門先生愉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脝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箸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胷懷閒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棠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捨去文士傳曰

嘉平中汲郡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朱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慙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官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歆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篤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閒王辟大尉掾以疾不起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廞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楊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山石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爲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爲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苻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訐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翛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直已匱乏村人亦知之甚厚爲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閒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桓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爲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爲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就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只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終爲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

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閒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湯曰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湯之湯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表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洒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子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好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傍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逵字安丘譙國人祖頠父綏有名位逵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見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

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詩筐篚之遺意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通家于豫章以清絜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為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壎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郗盡（尚書郗愔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載遠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敷簪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寧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老東陽人少脩德行鄉黨稱孝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

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諫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爲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懽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久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悅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爲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悅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爲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爲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

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恠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文皇帝[illegible]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illegible]

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爲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爲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眞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相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illegible]郡人仕至大司農爲[illegible]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

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婦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爲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洗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絝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爲怱怱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爲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晉諸公贊曰允有王佐
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
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
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
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
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
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
公贊曰奇泰始中爲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
朝延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爲長史世祖下詔
述宿望又稱奇才擢爲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
加有才識爲
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至謂婦曰新婦神色
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

婦人比蹤英傑

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
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
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
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爲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
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尚書助魏不忠
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
慼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

邪

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
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沉業申意後誅經
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
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
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殆矣
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
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
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發經并及其母將

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哭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晉陽秋曰濤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士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

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爲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今兵兒與群小雜處使母惟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兵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見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元妻李氏名婉

字淑文豐
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元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王
璜即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元
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以叔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元遣郭氏更納其
女元遣郭氏問所欲言者柳氏將亡元母元不許爲李氏築宅而不
比來元曰柳氏將亡元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元欲
就省李元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元別傳曰李氏有淑
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
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元元曰語卿
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救斷不
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元解絕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訖置左右夫人元母
柳亦教元迎李槐怒攘臂責元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元乃架屋永年里中

以安李槐晚乃知元出輒使人尋死詔許元置左右夫人元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諸公贊曰世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元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夫人元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木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就李而爲之拜乎皆爲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
女惠帝后元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
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
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有才德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爲趙王所誅
王沒南少無嫡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
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嫡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
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

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
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子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
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鍾郝爲娣姒雅相
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
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胄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氏
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
倫封琅邪郡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從秀作書疏文上稱倫意倫封趙秀從戶爲趙人用爲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簒位秀爲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爲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
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
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覬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爲遍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富足
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
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
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

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入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爲妾妾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髮（一作髢）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卧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柰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逵羊晫亦簡之後晫爲十郡中正舉侃爲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爲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爲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箸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illegible]而退妬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爲妾郡主兇妬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彥司空冰弟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溱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冲娶琅邪王恬安字女也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淵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沉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二謝安萬見女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弟二字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凡毀壞卞鞠見凡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妹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

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壔也

謝過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髮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屢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闐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somewhere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眞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簒逆見誅亮棄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守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爲劉毅軍人珍斬之）殷撫尸哭曰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

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閒諸儒修而冶之至後漢末復廢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之管慕求古器得周時王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含倉庫或有漢時故鍾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鍾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爲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則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
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
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邪答曰非
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
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 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策數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
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
毋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
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
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
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 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
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萬縣從事
言到臍督郵言在萬上注

郝悟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出其精妙如此

彭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卽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乞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為訴脉處方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粧奩戲傳玄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

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帝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今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記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

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勑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箸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以寶劍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圍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弈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逵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

范以爲無用不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善丹青妙絕於時嘗以一厨畫寄桓玄嘗其絕者深所惜惡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益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廉畫古賢皆爲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圖寫特妙欲圖殷荆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作一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涖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髯珣行狀短小于時荊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爲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眞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

何如

卞範之爲丹陽尹南州暫還往卞許云卞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迴坐傾脇移晨達暮羊去卞語曰戎以第一理期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録曰範之字彭祖濟陰宛句人祖嘏卞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譏嵇康河内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常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内至于冷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仕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稱晉之閒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又謂行禮者籍爲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爲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鱗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儁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酒病曰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延爲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爲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厨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爲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嘗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幝衣諸君何爲入我幝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幝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幝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婦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基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揔角乃竪長竿掛犢鼻褌咸時也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楷也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傍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致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盃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猪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顧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眞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

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脩性簡任

山季倫爲荆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箸白接䍦舉手問葛疆何如幷州兒高陽池在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謝甕側取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昌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昌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話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声中流民以萬數揚七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由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主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眞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卞壼別傳曰壼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眞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爲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爲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三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爲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閒爲洛市肆上鴝鵒舞甚佳）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見）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衰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已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乃再請即迴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悋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

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蒱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箸小帽既戲袁形勢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目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迴至半路却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耽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在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鱠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鱠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鱠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髯風

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爲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爲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毹氈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怍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夕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樏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之好伺人祠往乞餘食

雖復營署廬肆不以爲羞栢適營責之云君太不逮
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
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羅大笑之始仕荆州後
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此之學遇之而謂其誕肆
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
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
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
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住那民始惟終慚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
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
栢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奚荼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
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
郎父曠鎮軍司馬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凝正員
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
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嘗歌
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
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泣涕初羊
曇善唱樂栢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
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裴啓語林
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鴟鴞袁山
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荆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別見友
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
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
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慙色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驎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
者或曰彼爲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

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爲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王薈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爲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

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爲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泝流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歡戚之發未嘗不哀樂過人每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字爲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爲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却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忘日止亦忘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荆州轉甚此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酔輒經日自號上頓世賚以大飲爲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孰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王氏譜曰歛字伯輿琅邪人父脩衛將軍歷司徒長史同祇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歛居

喪拔以爲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廞反喪服廞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廞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爲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榼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爲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朮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醻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榼三人各自得也戎爲物論所先皆比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

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就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興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仲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爲青白眼見凡俗之七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眞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它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爲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爲荊州刺史從弟敦爲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illegible]齊禁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君子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欲詣餘容時詠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爲晉陵太守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爲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箸曰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爲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辈王恬許恬已見時爲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問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悅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愔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溫故爲超敬愔）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彊（顧氏譜曰辟彊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迴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爲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爲輔吳將軍）

列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上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蓋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淀論語曰忠信為周可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先耳試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溫顒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大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淑鹿都人父放魏嘌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子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父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袁[illegible]刺史父廙司空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比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溫長仁顒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以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摛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

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幗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
閒糞壤汙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
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
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
爲人寶也則當如皐陶后得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
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
洗耳逃祿千歲沐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
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趣也則
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
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
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
索漁父之瀺灂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
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交儒墨塊然
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處士
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
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
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
欲使吾爲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
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
貞此曰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

州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汴吾欲告
爾以養性誨爾以優遊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
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于
不如大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
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尫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
或頭如巾齏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
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
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圖譬猶
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穽
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
拳局煎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
也夫豈與夫
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沖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

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爲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二十五卒大將軍爲之沶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琬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諸葛恢已見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爲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椀謂伯仁曰此椀腹殊

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椀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顗好媟瀆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以[illegible]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眞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葬寶父時因推箸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乎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爲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机枕上新衣易已體上所箸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王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

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
忠帝以遷爲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事以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
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
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
時平陰有
蠶室猶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
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
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
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
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埋去何謝答曰亡叔太
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
傳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
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集會家
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
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
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
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
門傳曰道潛深公
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
自言何如夷甫蔡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
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齔齒玄之
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小草 本草曰遠志一名棘苑其葉名

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爰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爰客同爲學生爰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爲盛盛監君諱也故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范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

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史記曰項羽爲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斗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眞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榻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日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西公

徒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閒一年少懷問鼎郗雲王脩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illegible]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illegible]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王可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正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王貞粹太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爲讎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須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須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士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爲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

而蚤終 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 蜀志陳壽評曰亮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爲馬謖參軍諸葛亮誅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撰蜀志以愛憎爲評也 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 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桓梁臺上使群臣作七言詩自此始也 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出騶虞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 王坦之范啓已見此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爲郡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 晉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毛蒙毛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鄉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 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祖偷處士父訟大鴻臚卿顗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載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眞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箸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必勞神苦形支策墟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爲又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王已見王孝伯罷祕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
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箸衣跣出屋
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
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
母不與言妻不爲下機嫂不爲炊後爲從長行過洛
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
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
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
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兩時例不給布颿顧
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祇降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
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

無恙
苻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苻堅從兄宕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
堅爲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
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
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
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很故也朗常與朝士宴
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舍
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
觀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
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
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箸苻
子數十編蓋老莊之汙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
衆讒而殺之
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
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朗大患之
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墳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不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眞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爲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竪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

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大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

周殊無仵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檀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爲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術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爲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囂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爲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鑠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遜使啓鎮東徙今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爲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冶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冶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復可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

聞有蔡克兒晉諸公贊曰克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克別傳曰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嘗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爲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克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妬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妾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克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比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慙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豘虎犢還其所如虎豘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彭衛將軍彭之

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虎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迴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眞長求會稽殷答曰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爲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眞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觸奴角反中爲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眞長學此言者眞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爲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青鮮安行仁義媚太上胡毋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沐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虨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眞猪儻遇風雲爲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末昌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用之不能終歲輒止吁將有匿術孫綽爲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引寒泉饑食昌蒲所牧何物殆非眞猪儻逢風雨爲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

眞猪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狂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群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劬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

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尪凡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

云箸膩顏帢縞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帢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爲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庾龢裴啓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皐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道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儋纏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牝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牝牡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觀馬者天機也問其精云其麤在其內云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又遂沂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

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龢次女僧韶適殷歆

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賞慎詣謝公謝公孰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龢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捋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爲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爲將玄敗宅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慶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謝安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承嘉記曰王禾之字興道琅邪人祖冀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禾之歷永嘉太守正自常侍望蔡謝玭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爾食不（舊語祕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爾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攡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三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謂人欲危己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

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劒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牀上劒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跱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讎隙有何意故而剸之以劒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熟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食帝過愒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毋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姧慝好利爲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義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繈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爲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卞壼並不欲亮曰蘇峻狂狼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愆期推征西陶侃爲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他我爲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却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鐙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爲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考標之注亦未爲得玉鐙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爲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父虨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虨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虨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故識必不背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必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手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

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昨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處之小字處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爲征西長史復表爲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爲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爲庶人汪居吳後至姑熟見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

見當以護軍坦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墳來迎之事音去耳溫愈怒之音不屑意

謝遏年少時好箸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遏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左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與別左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左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左巳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猨州記四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一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房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偽卒軍而行云修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涂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檛蚤蝨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檛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

平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

續晉陽秋曰告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

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爲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儋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暉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

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踈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斧且以大信宜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桓偷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

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産業過豐論者以爲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媼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訂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黙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遽瑣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常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阿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

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卉木中興曰李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字弘範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者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愼不可令大郎知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酒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

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大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見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誤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世當有如此事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常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襹以手擎飲食蒸炙肥美異於常味帝恠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炙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襹一作羅

王君夫以粘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
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
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
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軍之
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鴆不得過
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明軍時得鴆於石崇
而養之其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
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
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薤鞾又牛
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
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
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

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
之韭薤鞾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
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使
與王愷競相誇眩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嘗其蹄角王武子語君
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
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敵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
子一起便破的却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便去 相牛經曰牛經出齊威傳百里奚漢
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

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軿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柏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輕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亦有陰紅也甯戚經曰棰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臁踈肋難齝龍頭突目欲好跳又角欲得紅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袒因直內箸曲閤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舅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采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蠱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芒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為河南尹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

斥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早死原憲已見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閒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於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原憲以甕為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馗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為貴故羲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

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爲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兄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眞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朋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荊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帬

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汧雖散朗而內實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粲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他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數王國寶王雅 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爲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傅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拔太傅尚書左僕射 雅薦王珣於

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閤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下太后弟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爲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爲之拜謂爲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爲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沙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人使陸爲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爲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慢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索戎服箸衣幍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汗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爲并州牧糺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敬胤按琨以永嘉元年爲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爲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
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
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
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
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
問可爲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
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歎曰我不殺
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
克京邑叅軍吕
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視近日之言
無憚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
淵顗初猗爲臺郎淵既上官素有
風以猗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与
溫未答頃玉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廻
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曹爽任蔣濟之怀
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怀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
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自說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
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丈將軍曰我與
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
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撫蒲蹄當成者
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弈世令望而伯不至三公
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泝涕曰伯
仁總角時與於東宮捐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

圖不幸王法所裁悽
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
去溫氏譜曰嶠父禧娶清河崔叅女 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
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爲散騎侍郎
嶠以母亡遍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
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
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
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
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
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 尋陽記曰周邵
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
翟周之風束帶鴈履而詣焉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

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
鎮纛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
口差實非履道眞純何以鎮其統遁詢之朝
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 而不稱
意中宵慨然曰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歎遂發背
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阮氏譜曰脩字彥倫裕
長于也仕至州主簿 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
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
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
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
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
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
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
移若請禱而望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
可與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沔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疾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何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荊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忖已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

少經軍鎮及爲荊州聞苻堅自出淮淝深以根本爲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門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淝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祇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遣道人竺僧懋齎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將禕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椀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譖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司空沐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爲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蝟澤小者勞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蝟即爾雅所謂蝟澤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裒弟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爲中郎末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煗鬻魚蝦鯥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九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爲庶人義旗初爲會稽內史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其夜開閤喚綱紀話塾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任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宮將從而入紹舍見爲怖以頭伏姑鄰上五宮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如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神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寵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

妾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大
在以融博學眞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
度古想
爾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
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別錄
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宣以色爲至驃騎
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與焉容貌甚麗專房
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哭粲粲不哭而神
傷眼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
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
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已歲餘亦能
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
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並同年相知名士
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
追惜其能言

是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
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向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志
者有言而荀粲減於是內
顧所言有餘
而識不足

賈公閭充別傳曰充父逵曉有子故名曰
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後妻郭氏
酷妬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
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鴟之郭遙望見謂
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
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爲性高朗知
右無子甚百愛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
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
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
按傳稱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
懷豈當縱其妬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
情異
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季字彥才吳郡吳人爲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遡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廚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爲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妬乃罵秀爲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群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爲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悅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書賈曰字德眞南陽赭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焦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illegible]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數世因

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洽恬

仇隟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朱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大守孫秀爲小史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爲馮翊太守趙王倫爲征西將軍秀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隟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朞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歎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爲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

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詩集序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坑坑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粲晉紀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爲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爲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爲軍司馬丞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文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民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爲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距之故爲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箸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抱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荆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頓人虞曾孫也爲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歎曰所謂文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脩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裒爲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耆之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敘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邇共悉脩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羲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爲會稽艱居郡境王羲之後爲郡申尉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爲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行郡境而不歷羲之臨發一別而去羲之初語其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爲僕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

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左相王陵以爲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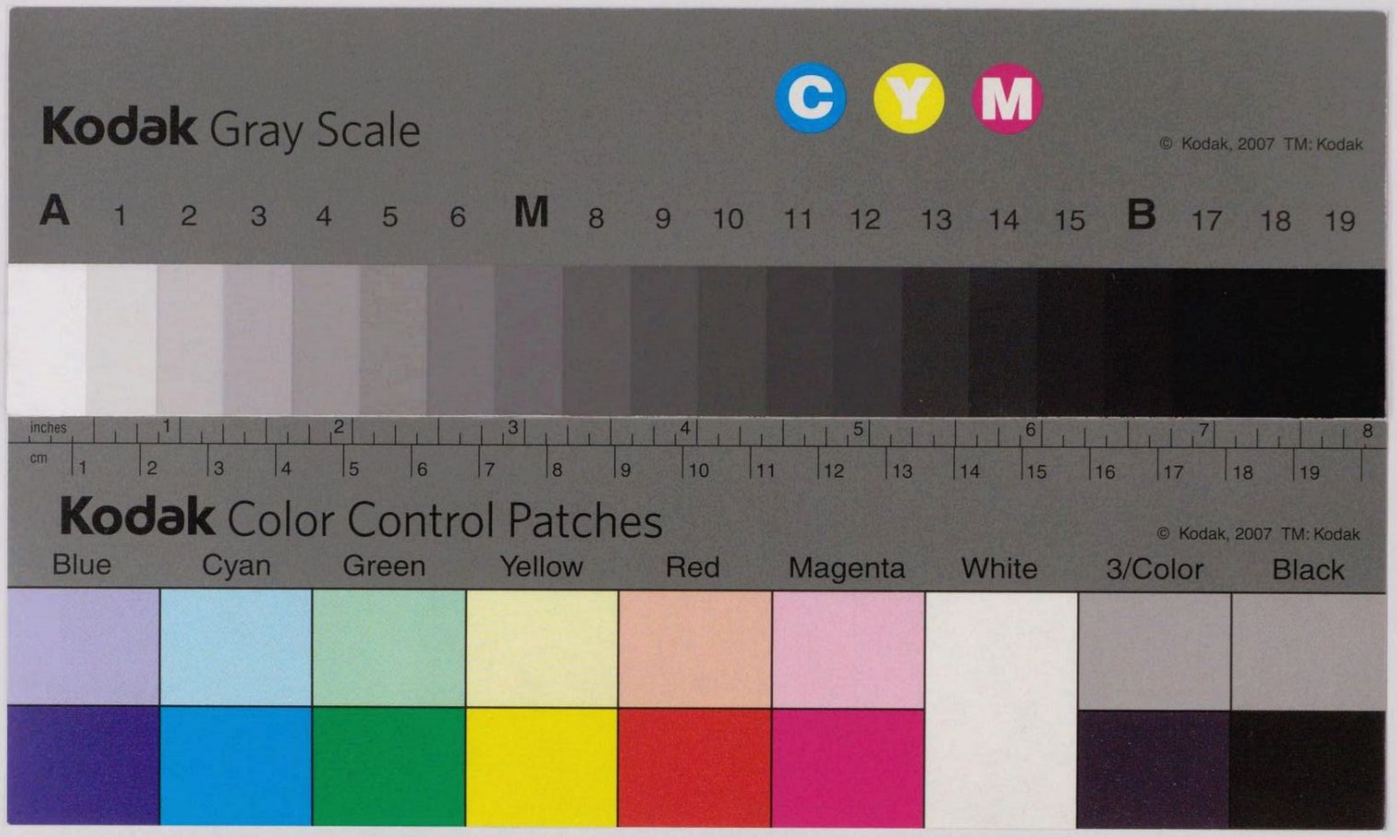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熟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爲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沖後娶頴川庾蕤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爲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姚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世說新語下

金澤文庫

155
80



世說叙録

155
80

帙入

尊經閣章

世說敘錄

世說隋書經籍志世說八卷宋臨川王義慶撰
說十卷梁劉孝標注梁有俗說一卷今亡

劉義慶世說唐書藝文志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

世說新書李氏本世說新書凡號世說新書者第十卷皆分門

顏野王撰顏氏本跋云諸卷中或曰世說

世說新語晁文元錢曾晁元獻王仲至黃魯直家本皆作世說新語

按晁氏諸本皆作世說新語今以世說新語爲正

兩卷章氏本跋云癸巳歲借晁氏本已德行至仇隙三十六門離爲上下兩篇

三卷中卷容止至仇隙爲下卷又李本云凡稱世說晁氏本以德行爲上卷方正至豪爽爲

汪藻

新書者皆分卷爲三

八卷 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八卷

十卷 南史劉義慶傳箸世說十卷錢曼黃王本並十卷而篇第不同

十一卷 顏氏張氏本三十六篇外更收第十卷無名只標爲第十卷

按王仲至世說手跋云第十卷無門類事又多重出注稱敬胤審非義慶所爲當自它書附此世說其止於九篇乎隋書志稱八卷似是然則九篇者或以文繁分之耳以余考之隋唐志皆云世說八卷劉孝標注續皆十卷而義慶傳稱十卷則世說本書卷第今莫得而考於孝標注中時有稱劉義慶世說云云者則今十卷或二書合而爲一非義慶本書然也世傳第十卷重出者或存或否劉本載祖士少道右軍王大將軍初尚主兩節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載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糾繆右二章小異故出焉趙氏本亦以爲余始得宋人陳扶本繼得梁激東卿本參校第十卷事類雖同而次敘異又互有所無者仲至之言是也則此卷爲後人附益無疑今姑存之以爲考異載之敘

錄而定以九卷爲正用錢文僖本分爲十卷

三十六篇錢晁本並止三十六篇今所錄十卷是也諸本自容止至寵數爲第七卷自任誤至輕詆爲第八卷自假譎至仇隙爲第九卷以重出四十九事錢晁所不錄者爲第十卷

三十八篇邵本於諸本外別出一卷以直諫爲三十七姦佞爲三十八唯黃本有之它本皆不錄

三十九篇顏氏張氏又以邪諂爲三十八別出姦佞一門爲三十九

按二本於十卷後復出一卷有直諫姦佞邪諂三門皆正史中事而無注顏本只載直諫而餘二門亡其事張本又升邪諂在姦佞上文皆舛誤不可讀故它本皆削而不取然所載亦有與正史小異者今亦去之而定以三十六篇爲正

考異一卷

人名譜一卷有譜者三十六族兩王謝羊庾荀袁褚裴彭孔江陸楊蔡桓范何陳孫衛賀郗傅顧阮無譜者二十六族周劉張李陶嵇山祖諸葛鍾溫卞樂杜戴韓習許和吳伏高應馮滿蕭又僧十九人

書名一卷

考異

共五十一事唯劉琨郤胡騎祖約道王右軍王敦初尚主豫武帝會三節前篇所無餘悉重出疑敬胤專録此傳疑糾繆後人妄取以補其書所載正文與前篇時有損益而注多不同雖傳寫舛繆難讀然皆諸史所不載者棄之可惜其所載以宋齊人爲今人則敬胤者差標以前人也今取前篇正文所有而此篇所無者以白字別之其用字不同者以注白字別之此篇所有而前篇所無者以黑圈別之

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慙榮跪

答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鼎移
洛邑願陛下無
以遷都爲念太妃進軍下邳
廣陵相陳敏割據江東願
上還國六月進軍下邳治
帝値陳敏亂不得發停淮
先後唯鎮下邳及在
裴命爲長史王導爲司馬顧榮等誅敏永嘉元年五月
酒十一月太妃薨爲本國琅邪上便欲辭喪顧榮等
固留乃止上卽表求辭喪詔聽二年三月上還琅邪
國四月葬太妃上還建康詔以病城郡三萬戶增封
五年詔以會稽二萬戶繞東將軍臨府如
召儀同三司胡騎至于歷陽杜弢大亂荆湘二州爲
虛乃上都督江揚交廣推上爲盟主六年妃薨
于平陽荀藩王彌入京師五州六月王
天子崩于平陽皇太子卽位于長安改爲
二月天子幽于平陽十月王薨于建興元年
建興元年諸軍事承制持節侍中左丞相三年詔上
東將軍宋哲奉宣顧命詔上便統衛萬機五年改爲

建武元年上卽晉王位立社廟于建康上大辟掾屬
世謂之百六掾或曰不得者以爲恥而志士不爲初
議者求去琅邪而爲晉王導見州府之事諠之咸曰
晉者天下之號也昔魏晉無以承變革之運故先建
國以基業耳今琅邪晉王宜立社廟于建康上大辟掾屬
登大位若卽當正位出身之後以後之無所辟也若使不
然則脩桓文之事今建小晉於大晉之中未見其可
弗從立琅邪世子紹爲晉太子封次子裒爲琅邪王
二年平北將軍魏該表列大行皇帝去年十二月二
十日棄背萬國上乃登壇卽帝位改爲大興元年立
太子紹爲皇太子五年改永昌元年敦僭尤之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年有並曰之號其將有二主典
之平王敦遣逆至石頭殺刁協戴淵周顗閏月帝崩
年四十七葬建平陵今在雞籠山南于時議上祖宗
十七葬建平陵今在雞籠山南于時議上祖宗
謚號王敦不聽荀崧上曰中宗元皇帝聰明監照知
略淵宏在簡惠崇上儉素以法御下明於黜陟宋典
上所親也其人犯法免官
桂陽太守程甫王敦所私奢侈踰度上遣御史戴弘
檻車斬之永康令胡母崇侵橫百姓懼罪亡叛既而
歸首於朱崖門頓鞭二百除名爲民徐州刺史蔡豹

征伐違律斬而磔之以鄧攸爲吳郡諸葛恢爲會稽並清公卹民惠愛邦國山陰令徐膚餘姚令謝勉在縣忠公惠下皆加顯擢尚書郎胡暘有幹能以爲建康令致有善政道上言草安侯相李詮襄安侯相孫逸臨律長杜隆考績三最並應超遷詔曰速敘尚方令劉瑋所作鎧用物節儉得長甚多詔曰所出毛長皆以賜瑋以勸在事容納直言虛己而待自元康喪亂迄于永嘉三才俱盡六合殄【一作灰】滅咸以爲中宗道格少康事邁周宣王導勳高靡艾功越申邵信其然矣故能日月私於東南宇宙構於揚越豈唯民免魚肉【一作民免爲魚】俗不左衽而已至乃江左運歷三代唐虞迭興焉元帝生明皇帝琅邪孝王裒武陵威王晞東海哀王沖琅邪悼王渙簡文皇帝敬胤按元帝之鎮建業于時天下雖亂而朝廷猶存經年之後方還本國葬太妃方伯述職何謂爲寄也敬胤按元帝永嘉元年以顧榮爲安東軍司五年進號鎮東榮爲軍司其年榮卒後七歲元帝方爲天子豈得此時便爲陛下已曰遷都邪

右言語門已見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桮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內】畢卓字茂世新蔡人也祖衍字泰林樂安太守父諶字正雝中書郎卓與阮放桓彝謝琨胡毋輔之羊曼光逸阮孚號爲八達卓位至吏部郎

右任誕門已見

劉越石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歔欷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棄圍而散走或云是劉道眞敬胤以爲曾連談笑乃可以卻秦軍越石一嘯犬羯犇走未爲信然也

右前卷所無邵本收在雅量門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祖偉字元雄父武字林宗上谷太守王隱晉書曰逖司州主簿秀才大司馬齊王掾太傅主簿汝陰太守部勒流民至泗口安東逆版領徐州逖屯淮水南於廬州起冶鑄軍器累遷鎮西將軍大興四年薨贈車騎將軍逖州吏謝敞府參軍李悌上書頌求開府祖約逢書開視輒寢之悌等謂此自前州府本意得之與失無與後故宜通之約不聽悌常憤然文皆遠布晉陽秋曰逖通濟不拘小節年十五未知書計每之田舍輒以兄意以穀帛周貧乏與劉琨俱爲司空主簿友善每夜言世事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與足下相避中原耳永嘉末帥親黨五百家避地江淮所乘車馬以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資有無與衆共之又多筭略中宗以爲徐州俄爲軍咨祭酒居丹徒經年不得調賓客多暴傑士稱待之如子流民萬數揚土大飢客從攻剽劫盜爲吏所按並皆護之逖求北征中宗給千人資使自招募逖率其衆一旅濟江中流擊檝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江者有如大江遂定譙梁衆二千人與石勒接境不使己附者侵未附者歲中河南盡降有質於胡者僞掠其塢以令其質胡欲渡河皆先以告交疎賤隸**一作賊疑**待之如九族懲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子弟負推勸督饗桑收葬枯骨爲之祭醊兗豫之民聞其死無不流涕爲立祠逖既破桃豹進雝丘石勒不敢闚兵河南脩復逖母墓求與交好百姓皆不意破亡之後重遭父母逖方欲濟河掃定冀朔聞載州督之甚悵怏則吳人無大致遠段遣置妻子汝南大山中孫盛曰逖廉頗李牧也王敦害逖扇動郭默章建劉顗等及蠻令背逖鄧粲晉紀曰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京都大亂逖率親舊數百家下所乘車馬給同行老疾者身步涉資糧湯藥與衆共之衆推爲行主禁令肅然法自親始上以爲左丞相軍咨祭酒朝廷草創臣主之權未殊刀協劉隗斷內外逖性倜儻不數細節以是見出爲豫州給千人粟布使自招募逖與臨淮弛其部曲作劫求財以聚衆刀協等以逖不時進討奪其豫州以衆授荀組以逖爲輔國將軍**一本以逖子換謚爲輔國將軍**逖乃進征所向皆平死亡百姓如喪父母處處立祠逖子搜謚誰極羨字玄舒州治中羨子肇員外常侍肇孫茂之法開獻之等

右賞譽門已見

劉琨善能延衆【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敬胤按琨以永嘉元年爲并州于時晉陽空城迥然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大衆抗行淵勤十年之中敗而能振若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且凶荒之世千里無烟豈一日而有數千人歸之未足以成功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世說苟欲愛奇而不詳事理也

右尤悔門已見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梁【果】有餘軼字彥夏平原人也曾祖歆字子魚太尉祖表字偉容太子少傅光祿大夫父瞻字玄駿河南尹晉諸公贊曰軼達於當世清慎汎愛人物接無大小故衆論譏之軼至散騎常侍江州刺史鄧粲晉紀曰軼表陶侃領江州義軍將赴司馬越侃謂其兄子臻曰華侯雖有匡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鎮東不平禍亂將作不可託也豫章太守周廣起衆攻軼軼是以敗軼由太傅長史爲江州有蕃臣之節憂國之誠晉陽秋曰軼少有志力在江州威刑恩禮洽於民庶甚得江表歡心與周馥同契中宗使周訪將兵代屯尋陽觀其廢興衛展與周廣襲軼軼軍敗奔安城追斬之及五子傳首建業干寶晉紀曰司馬越以太傅從事中郎華軼爲留府長史永嘉四年十一月太傅長史華軼爲江州威風大行有匡天下之志遣貢入洛命使者曰洛道不通皆過輸琅邪王以明吾爲司馬氏也五年七月琅邪王改易華軼不從命與裴憲連和軼丞入山進捕梟首誅其五子赦其妻子二後得免王隱晉書曰軼爲江州自以素受洛臺所遣晚受太傅敕軍及糧助討石勒等賊又本壽春節度或諫宜受江東節度軼云唯欲見詔書遣詣揚州還軼意守故揚州請討軼即時待前史衛展禮薄與豫章太守周廣共爲內應軼丞展追獲又殺軼一子

右識鑒門已見

祖車騎過江左爾時既公私儉薄常亦無好服玩後
王庾諸公共往就祖忽見祖裘袍重疊珍飾飾盈列諸
公怪而問之祖曰昨夜已復在南塘下發昨夜復南塘一出
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
問王隱晉書曰初逖爲濟陰太守部勒流民至泗口元帝逆版領徐州及至江南十五六詣丹陽太守王導乃得一相見遣逖爲豫州絹布三千疋使自募人得七八百了不給仗西臺徐州丞相又遣逖曰大陰奴爲唵麥屑邪何以白鬚拒守逖盡殺之逖與胡相對逖饑令作白布囊盛土千數賊欲取之曰因令檐曰米賊遂得米無限胡饑石勒遣十驢負米逖知之攻取盡得桃豹乃走

右任誕門已見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更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
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
語卿阿黑何敢不遜催攝回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
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乃而止舊云王敦甚憚祖逖或云王有異志祖曰
我在伊何敢聞乃止逖以太興一作和末死敦以永昌便遘逆

右豪爽門已見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北平
王乂平北聞其佳名知其常親供養乃以二兩婢餉之因
以爲吏因取爲中郎人有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答曰
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納字士言祖逖兄也晉諸公贊曰納以名理稱歷清職大安中爲左丞累官至護軍詹事廷尉洛陽破入吳王隱晉書曰納九世孝廉諸

丹三重齊重霸城今註今
寨初品爲征西參軍太子舍
廷尉卿晉昌公秘書監洛陽敦
天子丞相以爲軍咨祭酒如
白約約遂憎納如離朝廷因
溫嶠以納父黨拜之因理
言始共啓之得除光禄大夫
婦程玄良女納畏婦卒無子
納

右德行門已見

祖士少道王右軍王家阿菟何緣復減處仲

王隱晉書曰約字士少遜第也舉平陽孝廉司州辟七府辟成皐令至泗口安西逼獲臨淮太守丞相録事從事中郎司直劉隗奏免約曰約變起蕭牆患生婢僕結恨閨昧深恨大幾致凶害禍發牀褥身被刑傷傷其髮膚憮然安東不聽約去歷官太子詹事待中平西將軍參軍紛紜談者疑怪聽者驚春秋左傳曰西風兵大懼攻胡以繩繫鐵鉤挽城樓城樓城西柱折壞其戰又作鐵鉤鄧

一作擸

趾角行牆三十步壞約始大怖使戴洋呼孫叔敖伍子胥卿若使胡奴得城當能持白酒寸脯箸鴨前不動中後風轉晡賊退當上肥牛以兄弟並爲卿鎮郡公初出便開府合敦攻宮師五千救急令風轉晡賊退約以兄弟並爲卿鎮郡公初出便開府合敦攻宮師五千救臺忠功不報於是因蘇峻之邵陵令陳先帥衆至約聽事在內及子胄咸同之邵陵令陳先帥衆至約聽事在內及約佃客閻秀一作禿下同覆不見面亦老白鬚謂是約便斫出約自鄧攸撫萬歲秀戶覆不見面亦老白鬚謂是約便斫出約自譙還壽春約欲據武昌溫嶠見約書長歎嶠將吳兵我持中國兵往可荆捶驅丞也溫嶠見約書長歎嶠將吳兵我持中國兵往約本幽州名族賓客塡門勤登高望見車騎甚敬晉陽秋約又遣左右舊鄉里先人投石勒勒弗見欲誅之以關中未定姑定宜顯明逆順此漢高軹關中未定姑定宜顯明逆順此漢高軹曰約將數百人因主炙怎盡打殺晉陽秋曰約未斬戮程遐曰天下粗丁公也祖約猶存邑用惑之石勒乃紿曰祖約猶存邑用惑之石勒乃紿曰祖逖請約及諸祖無少長既至知禍乃大飲醉飽共舁外班歸未得善中可集子弟一時俱見至日勒辭以疾令還孫悲泣於市約中牀子姪百餘人悉屠滅之婦女

賜諸胡逖有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在雝丘告安曰爾胡石勒爾類也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安既投石勒遂爲大將祖約之誅安多將徒於市觀看無何盜逖庶子道重藏之以爲人自蔽道重時十歲胡滅來犇重名羨小字休禿既至京都並以其士稱之子縉紳互往視之或問頗識其父不答曰識慘慘麥飯色歷歷狗髀韻既甚騃於是婚宦失流莫不歎恨之也

右前卷所無

王大將軍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口邊口盡缺一本於此卷後復出一段云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曰云云以如意打王唾壺唾壺盡缺

右豪爽門已見

王大將軍眉目目高朗踈率學通左氏

右豪爽門已見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敦無可以兄舍子應字安期爲子

右賞譽門已見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幼輿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子若在當復絕倒時人以玠爲玉人敬胤曰前篇問一夜極談而發病困以遂死此又曰彌日可謂日矛楯也魏正始何平叔等善談玄理

右賞譽門已見

王大將軍下庾公【庾亮】問聞居【有】有四友何者【爲】是答曰君家中郎【子嵩】我家【太尉】阿平【母彥國】阿平故富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公【不】問何孝居其右王曰曰有人又問曰何者是【王】曰噫自有人【論】【王】左右躡【庾】公【庾】公乃止（敦意自許）

右品藻門已見

王敦【處仲】世許【其】高可【尚】之自【目】嘗恣欲【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有】諫之【者】敦云【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世易耳可開內後閤【乃開後閤】於是逐【驅詣】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右豪爽門已見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位望殊爲陵遲卿亦是【足】與之處【至】世目楊朗沈審經斷【前卷此八字別是一段一】

右賞譽門已見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王】輒扇【障】面不得住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是】我進伯仁退（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也父俊字開林鎮東將軍祖咸字雖熙睢陽令晉陽秋曰汝南賁泰淵顗顗舉寒素秘書郎永嘉末犇江南頗有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王敦下顗長史郝嘏令顗避難顗曰吾寧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顗被收經太廟顗大呼賊臣王敦枉殺忠臣兵以矛傷之斬于石頭鄧粲晉紀）

曰顗代王平子爲荊州入境便狼狽失據陶侃別將吳寄救免之顗退住武昌入爲吏部尚書用羅弘涪陵太守弘父母陷賊不時犇赴有司奏禁止顗除弘名請議顗與王導反朝士詣紀瞻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顗於衆中欲通之露其穢惡有司奏顗昏耽于酒荒廢所職詔責讓之王敦使繆坦收顗顗過太廟大呼收者以鉤琢其背血流至踵敦參軍於敦坐樗蒲馬在頭被殺【一作打】曰周家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丹陽記曰王敦斬顗及戴淵於唐穨石下顗尚書左僕射敦卒後贈戴淵而不及顗顗弟謨上表詔之乃贈左光祿開府謚康侯顗生閔頤等頤字子朝護軍頤生琳字億林東陽太守玄孫顥今尚書郎顒今散騎郎父字文子驃騎司馬文子生停之字元度太常卿停之生高字善長吳興太守高生踐思高弟朗字利義太子中舍人朗生仁昭今新安太守

右品藻門已見

王大將軍稱王夷甫【太尉】處衆人之中如【似】珠玉在瓦石間

右容止門已見

右崇【王愷競以豪侈相夸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將軍與丞相【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一作性不耐酒【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大將軍每固不飲以觀其變【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見孺子將入於井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王敦可謂非人王丞相德音記曰王敦曾要公詣王君夫聽妓妓吹笛小失君夫便令黃門牽箸階下打殺之敦顏色自若公還歎息語從弟廙弟敞穎曰稱是君處世當有如此事也

右汰侈門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王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並】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先】聞應當來密具舟【船】以待之【應】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應字安期含子也繼敦爲子武衛將軍王彬字世儒丞相從弟也父正字士則都官郎中興書曰弱冠州郡禮命並不就光祿傳祇辟渡江揚州刺史劉機以爲建武長史中宗以爲賊曹參軍轉鎮東與兵參軍累遷軍咨祭酒員外常侍侍中從兄敦入石頭中宗使彬銜使慰勞會敦殺周顗彬往哭尸哀慟左右既而見敦敦怪有涕洟之處問其所以彬曰卣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伯仁世譽與君齊行忠烈之軌邈焉遂【數】【本遂作遏】其有何罪而致禍勃然曰兄抗旍犯順殺戮忠義謀圖不軌禍及門戶敦大怒厲聲曰小人之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爾邪丞相導在坐勸彬起謝彬曰昨暴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所謝意氣自若敦曰腳痛不能拜【一本無不能拜三字】孰若頸痛然猶以至親不忍加害用爲豫章太守彬爲人僕【一作儉】素方直風味之好雖居顯貴常布衣蔬食遷江州刺史蘇峻平更築宮室彬爲大匠遷尚書僕射薨贈常侍特進衛將軍亭簡侯彬生彭之彪之等王敦反逆彬從兄窘【一作遏】黨同凶惡敦平以憂死唯丞相導與彬行滅親之誅忠於社稷王含字處弘敦兄也敦以爲驃騎開府荊州刺史與錢鳳爲逆帥衆京師敗走舒字處明敦從弟也父會字士和御史舒爲敦所知友少高尚年三十州禮命太傅辟並不就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敦徵拜秘書監以兵亂路險弃公主特金玉寶物於地以一乘還洛時人無不競拾唯舒不取敦深知之參鎮東將軍事溧陽令肅祖爲東中郎妙選上佐舒爲司馬轉後軍宣城公褒議轉車

騎司馬褒【它本下兩褒字作褒】薨舒代褒任爲北中郎徐州刺史大寧初王敦以舒爲荆州刺史稍遷尚書僕射拜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表父名會不行朝議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表音雖異而字同乞換它郡乃改會爲鄶蘇峻作逆假舒節都督揚州刺史事舒討賊所在平定陶侃監浙東五郡詔書爲江州不平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彭澤穆侯舒生晏之允之允之字淵猷將軍番禺忠侯允之生希之希之生沖之沖之生範之範之生述之範之字貞子武陵內史範之生橫之橫之字孟光南郡太守橫之生謙之儉之等也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而死以爲君子不事所非不非所事舒若以敦天性豺狼則不應少長受其友愛既蒙其力兵之授委體自親情過友于永昌之始風義靁同大寧之初曾無異議敦死含用乃遣軍逼迫征虜使爲汨羅上違典禮下傷骨肉舒若以含父子元惡欲義以滅親則拘之司敗朝有明憲昔酈寄猶以賣友見譏況販兄弟以求安乎若夫王舒可謂非人乎敬胤以爲罰不及嗣賞延于世大憝既斃含等從逆使投身虜自竄三危於國何傷骨肉以全王彬折凶謀於逆始受三驅於正可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矣

右識鑑門已見

王大將軍初尚主豫武帝會既升殿覺上【上覺】不平如坼穽中行乃顧看四坐無出其右者意尋得定晉安帝女舞陽公主字脩禕

右前卷所無

王大將軍【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云【謂】厠上【亦】下果食之遂盡【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豆】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右紕漏門已見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亦楚音【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語【言】伎藝【之】事人人【人皆】多有所知唯王【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武】帝【即】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楊桴【槌】痛槌【奮擊】音節詣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於是】舉坐歎其雄爽（或曰王敦嘗坐武昌釣臺上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确机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飄檛使視之云船入夾【一作樊】口以應知鼓善於敦也）

右豪爽門已見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邃最是臣少所知拔（一作枝）中間衍【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眞副卿清論處明既（一作槩新）疎無知之者吾嘗以卿言爲意殊未有【所】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便【使】過（一作便得過）不知便【使】負實

右賞譽門已見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一作美麗）藻飾【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莫【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服【衣】意【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石汰侈門已見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之峯距協字玄亮勃海人也父攸字偉林御史中丞祖恭字孝先鎮南軍司馬晉陽秋曰協有史學忠於事上濮陽王友長沙王左司馬永嘉犇建康朝儀悉協所識也鄧粲晉紀曰協中朝爲博士疎朗多通朝廷創軌度多協所制性麤雄多忤王敦將誅協協入見上上令走協年老不能騎馬爲追兵所及或曰逃江南山中爲敦兵所追協位至尚書令左光祿大夫彝字大倫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彝于逵等同恒玄爲逆伏誅卞壼字望之濟陰人也父粹字玄仁中書令祖統字建業琅邪太守晉陽秋曰壼懷帝世著作郎明帝宮中郎長史琅邪世子師御史中丞守尚書裁斷幹實忠於事上厲然欲軌正叔世不肯苟同時好在尚書中最任職明帝器知之欲以褒貶爲已任阮孚嘲之曰鴟恒如含瓦石不亦勞乎答曰諸君自慢【一作漫】弘風尚執其鄙公非我而誰庾亮召蘇峻壼固爭之未難壼司馬台勸畜良馬以備不虞壼曰逆言之理無不濟如其不然命也豈須馬乎既而壼二子盱睞並死於宣陽門內徵士翟湯聞之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壼尚書令鎮軍將軍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忠貞公始贈尚書郎弘納議乃加侍中鄧粲晉紀曰咸和初貴游子弟多欲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莫此之甚中朝傾覆實此之由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同乃止明帝初崩皇太子將即位羣臣進璽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秋導聞之乃輿疾而至壼子瞻字彥道廣州刺史瞻生嗣之字奉伯中領軍嗣之生延之上虞令延之生彬彬今南郡丞

右賞譽門已見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值【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

右賞譽門已見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遂欲舍明帝而立簡文
于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禮不順於理非倫且明帝
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唯
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順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而慮
諸公必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見然後欲出
詔付刁刁協周王乃既入始至階頭帝便逆遣傳詔卻
遏使且就東廂周侯未悟即略卻略卻下階丞相乃披
撥傳詔[illegible]王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不見臣帝默
然無言[illegible]出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然後
始定周[illegible]慨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

知不如也鄭后名春滎陽人也祖含臨濟令父愷征西參軍后先適田氏永嘉亂渡江入官生簡文簡文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初封會稽王又封琅邪王右將軍太常卿撫軍將軍開府錄尚書司徒丞相並不拜上性好卜筮每事由之從事中郎丁纂諫曰行路之人並云大小事皆因左右須卜筮而斷並不納太和六年桓溫劫廢天子立為帝改年曰咸安元年二年七月崩葬高平陵廟曰太宗生三男道生昌明道子道生拜世子給事中太宗上表廢之昌明為孝武皇帝道子大傅會稽王敬脩按晉書中宗始議立太子以琅邪王褒賢於肅祖欲建立王導說以立子以長且諱又賢不宜改革舊制中宗猶疑導日夕諫故肅祖得立王丞相德音記曰明帝字立奴宣城公字互奴並[illegible]許家安東欲立美奴公以明帝長經月不定上以美奴先妃所養公固執之明帝乃立今云立簡文謬矣

右方正門已見

許侍中與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爾時已自被遽

遇遊宴集略無不同嘗夜在【至】丞相許戲二人喚【觀敬】丞相便命【使】入【已】帳【中】眠顧至時【曉】【猶】展【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自】咳【咍】臺大鼾丞相顧【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得眠處許藻字思文義興人也衛尉卿祖豐字子良永興令父裴字季顯烏程令顧和字君孝吳郡人也曾祖容字季則吳持節鎮南將軍荊州刺史祖相字令光臨海太守父敘字子固處士晉陽秋曰和二歲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駟也興吾宗者仕州司徒掾王敦主簿御史中丞吏部尚書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尚書僕射尚書令左光祿開府尚書令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公和五子治隗淳履之臺民隗字仲舒輔國參軍隗生敷敷別有說淳字叔平仕衛將軍淳生放放字彥祖散騎常侍放生軌尚履之字叔仲左西掾履之生鮚沖惔忻沖字祖順散騎常侍沖生叔道惔字祖長安西掾惔生疑琰緒【一作績】琛吳郡太守尚書琛生寶先寶先建康令實生將等臺民大僕卿臺民生阮之

如興和也

右雅量門已見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正【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不】盡意三理而已然婉轉關一作開生【常】無所不入聲無哀樂養生二論並嵇康作

石文學門已見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始】呼與共棊王手常【嘗】不如【江】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棊】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公】不得爾傍【亦】有語【客】【王】曰此年少戲乃不惡王徐假道【舉首】曰此少年【年少】非唯圍棊見

勝江彪字思玄陳留人也祖祚字伯倫父大元散騎常侍彪少博學善奕爲江左第一州舉秀才平南溫嶠參軍州別駕司空掾長山令累遷黃門郎車騎庾水長史征西庾翼咨議參軍吏部郎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護軍參軍【參軍一作將軍】右將軍會稽內史尚書僕射京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彪曰不可乃止轉護軍將軍國子祭酒卒生敳字仲凱驃騎咨議參軍敳生恒夷恒黃州刺史夷字茂遠尚書僕射生湛之字淵之左光祿大夫開府湛之生恁字孝箸大箸作郎恁生斆【】南康王友

右方正門已見

王丞相過江目說昔【數】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自】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歎【欲】一作數歎爾時不可得爾羊曼字延祖太山人也祖發字伯子淮北護軍父既字不齊青州刺史曼少縱誕無行檢與胡毋輔之等八人昏飲淫悖自相題目爲八達世稱曼爲都致阮放爲宏伯郗鑑爲方伯胡毋輔之爲裁伯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羊曼爲慤伯號兗州八伯擬古之八元以陳留江淵以能食爲穀伯史疇大肥爲笨伯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曼弟聃以狼戾爲鎖伯以擬古之四凶按江淵學士中興初爲國子祭酒大鴻臚襄邑李矦淵生象猩象字元衛尉定矦六世孫淹今驍騎將軍猩字虞南康太守猩子靜建安太守靜生隆籍奧等隆給事中隆生廞永等廞武昌太守廞生該安西參軍事該生練等籍臨水內史籍生嶷吳令嶷生法眞等奧御史中丞生臻乂等史疇位至豫章太守御史中丞武昌內史民其後也江淵儒學爲業史疇名行無違以能食體肥並云四凶可謂誣矣羊聃凶狂信四凶矣曼位至丹陽會稽太常卿曼生賁字虎賁秘書郎也

右企羨門已見

過江初拜官相【與】飭【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

者並得佳饌【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一作乃）精隨客蚤晚不問貴賤羊固俄臨須【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者】猶【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腆【華】乃不如曼之眞率（固字道安臨海太守父悔【一作坦】守長樂車騎從事中郎祖侃字謀甫御史中丞國子祭酒侍中【一本作侍御史】）

右雅量門已見

王公曰【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右賞譽門已見

祖約就王丞相宿【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尚【公】頭鬢未理體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夜】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右賞譽門已見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悅字長豫丞相子也少以相長知彰箸稱侍講東宮拜騎都尉稍遷中書郎蚤卒贈常侍始興貞世子白）

右排調門已見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識之【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嘗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讚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賞歎甚深【甚相歎賞】（晉陽秋曰東海王述字懷祖父丞字安期東海內史述爲丞相王導掾左軍長史臨海太守會稽內

史征虜將軍揚州刺史散騎常侍尚書令衛將軍贈驃騎將軍兩府舊國簡侯述二子坦之禕之

右賞譽門已見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牀呼共坐來此是君坐【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充字次道廬江潛【一作蕭】人也智祖貞字元榦光祿大夫祖憚字稺叔豫州刺史榦督字彥安豐太守晉陽秋曰充有文義王敦辟爲掾轉主簿王導器之欲使繼相及爲宰相所妮庸雜起佛宇供養沙門百數徵使役民功賞萬計而姓有第【一作予】能成帝崩庾冰欲立長君充欲立皇子爭之不能乃言於康帝曰去年陛下龍飛者庾冰之功臣無預焉驃騎將軍開府錄尚書揚州刺史贈司空謚曰文穆公

右賞譽門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充【何】少爲王公所【知】重【是】故屢發此歎今西州也平陽記曰揚州廨王敦所創也揚州舊治壽春唯劉繇治曲阿吳範諸葛恪則建業晉自周浚至王敦仍吳之舊敦後領州牧及桓溫桓玄悉治敦王茂弘已來及桓謙則在建康永嘉元年顧榮誅陳敏揚州刺史劉機治建康王敦代機元帝渡江居城府敦便立州廨於此及王茂弘爲州又脩舍守令之制置多茂弘遺事也宋大明中分此廨爲二王第元徽初改創今無復昔構矣

右賞譽門已見

王丞相【性】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能】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敕】云【曰】慎不可令一作使大郎知韓詩外傳曰宋燮相齊見逐歸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皆伏而不對燮曰悲夫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之饒謹對曰三叔之稷不足於士君廐馬有餘粟果梨後宮以相擲士不得

一嘗綾紈綺縠從風而弊士不得以爲緣夫財幣者君之所輕命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所輕而使士行其所重譬猶鈆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燕慙曰燕之過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家語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强孔子不受獻者曰天暑市遠衒之不售不若獻之君子再拜受使弟子埽除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務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賜可無祭乎

右儉嗇門已見

王丞相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丞相甚惡之潛爲祈禱者備矣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王長豫爲人恭謹順事親有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恬字敬豫丞相第二子也中興書曰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爲公門所重晚好士多伎藝善奕江左第一州別駕秀才司空辟琅邪王友中書郎詔以爲中書父固辭之時南蠻校尉陶稱告庾亮反詔以恬爲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萬人監江州諸軍戍石頭導薨去職俄而明後一作後制城起一作越恬爲前位守石頭遷豫章太守不之遷後軍吳郡加常侍徙會稽內史常侍將軍如故遷中軍將軍謚曰曼侯子混浩等

右德行門已見

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爲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奩簾封而不忍開前卷自丞相至長豫亡不載自爲人恭順至不忍開爲一段曹夫人彭城人也父韶字道武

鎮東軍司馬祖說字
祖嗣征西參軍也

右德行門已見

會稽虞騤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使侯其人有才理體

勝望王丞相嘗謂騤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

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騤未達而喪騤字

長文祖翻字仲翔侍御史騤光祿大夫騤生谷字長
風吳國內史谷生宗尚書郎宗生鷟賚珍繁賚孫愁
今北中郎咨議珍生元黃門郎繁生踏踏生安令正
員外郎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祖楷字正則濟北
相父顥字景耀公府掾晉陽秋曰彝漢太常相榮九
世孫也有鑑識比之許郭爲宣城內史遇蘇峻之亂
爲韓晃所害贈廷尉卿彝五男溫雲豁祕沖雲字雲
子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謚曰貞侯雲生厚元道譙序
字始恭宣城太守贈江州刺史序生建之放溫等別
有說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曾祖潛一作措字隱

微吳太傅祖竺一作笙字元儁吳豫章太守父恬字
公默新東太守晉陽秋曰愉孝素忠清行已有洒歷
官至車騎將軍開府餘不亭侯一去愉少時嘗得一
龜放之餘不溪中龜連三左顧一愉心怪焉及封餘
不亭人鑄印而龜連三左顧三鑄之以告愉愉聞之
曰有此因取而愉佩焉生安國闓闓字須言建共太
守闓生靜字季恭光祿大夫開府靜生山士山民等
山士會稽太守山士生景亮太子舍人景生廣令太
尉西曹掾山民新興太守山民生道存令步兵校尉
安國別有說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父固字子威
吳司徒祖覽字孝連始平長史一本無史字潭光祿
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會稽
時人謂之會稽三康一作俱著名之時人謂之會稽
有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
爲大郡而不善也或問雅雅曰象大獸也取其音獸
也故爲大郡然象以齒焚身後當爲人所殺而取其
郡後爲吳郡尹
爲沈充所殺

右品藻門已見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
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悠瞋一作盛目左右無莫
不悚懼召諸公來溫嶠至謝但求酒及炙王公導
須臾至徒跣下牀地謝之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
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而解諸公共歎王公
機悟名言敦時在南州病已困不能下都是王含錢鳳軍也晉陽秋日紀鄧粲晉紀並曰賊至
溫嶠燒朱雀橋以挫其鋒上欲親帥之不得渡大怒嶠陳於重之計久之乃聽賊果不得渡而說云帝
令斷橋不順旨與明文有違丹陽記曰大桁者吳時南津大橋也名曰朱雀橋安吳東門號青龍門西門
曰白虎門北門曰玄武而南門乃曰公車未備四方之名則橋曰朱雀將用配三門邪大寧二年王含軍至丹
陽尹溫嶠燒絕之以遏南衆定後京師顯有事故乏良材無以復之故壞背一作皆白盤爲浮船至咸康

三年侍中孔議復橋於是稅術之行者其材又值苑
一作薨官初創乃一作及將架橋轉以治城故浮航
相仍至今太元中驃騎府立東桁改朱雀爲大桁晉
起居注曰白舟爲桁都水使者王讓立之溫嶠字太
眞太原人也祖恭字仲儀濟南太守父襜字少卿河
東太守晉陽秋曰嶠爲司隸都官從事庾敳有重名
具瞻所推而頗聚斂積實嶠舉敳京都伏之莫不斂
手敳更器之大郡舉灼然司空辟永嘉還鄉里參平
北劉楷軍事司空右司馬行上黨太守建興起居注
曰大將軍琨遣右司馬溫嶠西討胡至上黨石勒要
之琨與戰勒丞建武初遣嶠奉表勸進宣暢琨至上
甚重之王導等並交之中宗即位詔留拜散騎長史
太子中庶子屢上直言及侍臣箴明帝詔命文章悉
令嶠具草詔以爲中書令辭乃免永昌元年王敦至
石頭太子欲出擊之嶠苦諫未從又扣馬說以持重
之宜乃止御史中丞梅陶馳勸太子行以鞭擊抗曰
社稷事去矣敦聞嶠諫太子出要之請爲左司馬晉
紀曰王敦以不孝辠明帝衆言曰太子道虧溫司馬
昔在東宮悉其行集衆問嶠太子何如人答曰小人
無以測君子又問聲色甚厲答曰鉤深致遠非愚淺

所識然以禮事親一作體性言之可稱爲孝敦憲敦與嶠言論往往諷以大順敦神色不平嶠乃勸其府事交其腹心吐誠敦命駿每事咨度錢鳳爲之聲價日益世儀精神滿腹鳳信之欲樹爲京尹使構天門嶠辭非才言甚苦切敦問其人嶠稱舉錢鳳爲之聲價委服固舉嶠或曰鳳頗嘗譖嶠嶠以手版搏鳳耳曰溫太真嶠行酒錢鳳託醉不飲於是鳳言之敦以私憾不納也敦既遣嶠爲揚州又別執手復垂涕嶠亦淚流至閤復還如此者再三敦益信之及至都便立太寧中敦作逆詔加嶠中壘將軍嶠表敦舉狀敦聞失起聲曰一作託初云温小子凶狡要當生縛族后稷然祿然參軍王愆期曰蘇峻豺狼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爲公痛心況慈敦已死數日與王導書後書曰太眞別未幾日作此事羣公見之咸共駭怖敦卒加嶠前將軍咸和初出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以爲刺史宏治豫章都督宏鎮武昌嶠聞蘇峻敗京都鎮號咷登舟推陶侃爲盟主今日之事本不敢庾亮曰吾疆埸外將本非國家顧命大臣侃如遂須至四海雖廣明公辭而侃至乃請單騎詣嶠嶠平王敦功封建縣父情邪乃詐之江州貪婪不憂無良將兵糧唯欲得君爲主今藏垂北良將盡于荊州侃大怒曰使君前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令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州民便欲西歸嶠始恐侃不同故甘言以誘既而侃至以爲譙己嶠果辭謝之曰侃將李陽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諸侃乃以米五萬斛給軍峻平以開府重贈大將軍諡忠武公嶠平王敦功封建縣侯平蘇峻封始安郡公二男式之放之安城太守封荔浦又改南野今猶有後裔

右捷悟門已見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公在治城風

揚塵王以扇拂之一作塵曰元規塵汙人

丹陽記曰治在冶城寺上大冶火光照天因名金火洲相燃永火相炤以故炤相燃害導呼冶今呼冶爲鎮東

吳時爲鼓鑄之所後吳丹陽太守王導謂洋得病七年猶不廢三隱晉書戴洋傳洋曰是侯平命在申爲士地之宇而於申相燃永火相炤以故炤相燃害導呼冶今呼冶爲鎮東

徙冶東安病遂若東安今東冶也里名道安乃守爲揚州以城內爲國觀郭之所處也唯周公城[illegible]城疑是金陵本理也按漢高祖六年令天下縣已城秣陵不應獨無傳者云孫權築冶城爲鼓鑄之所既已立石頭爲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耳今還巷東曰舊亭里是定縣俱西處高原也

右輕詆門已見

任育長一作長育下同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皆一時秀彥一作皆時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揀選女壻從挽郎搜一作換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云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諸人請先度時賢共至白石一作石頭迎之人猶作疇昔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既晉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荼爲茗覺有異怪色乃自申明云向問向飲爲熱爲冷耳一作餉爲冷爲熱耳嘗行從棺底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育長名瞻樂安人也祖暉字叔季大將軍掾父湜字仲仁少府卽過江爲侍御史天門太守瞻妻光祿顏含女生王戎已有一女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平初爲侍中安豐求女壻於世祖挽郎之中此不然矣

右紕漏門已見

晉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嘗常流涕諫之帝許之卽命酌酒一酣從此是遂斷舊云酌酒一啑因覆桮寫地遂斷也

右箴規門已見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字祖根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在於鐙下二小兒共敘主客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右夙惠門已見

王導郗鑑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陸玩拜司空陸辭不獲已乃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以爲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植石之臣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規箴

右箴規門也日

王子猷已大司馬見温桓騎車參軍柜謂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剜笞直高視以手版抒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右簡傲門已見

琅邪臨沂王氏譜 凡世說人物可譜者自臨沂王氏而下二十六家然世說所記止於晉末今用諸史譜至陳隋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融 祥 融 肇 祥 俊 肇 遐 俊 恪 遐 㤅 恪 恢 嘏 藻 偃 瑩 懋 實 瑩 瑒 沖

覽 夏 根 馥 悅 導 臻 懽 偃 懋 亮 攸 沖 茂 璋

馥 導 裁 恬 混 悅 嘏 混 詡 誕 攸 蓫 璋 僧 衍 融 道 琰 瑜

烈 穎 洽 浩 恬 誕 錫 弘 僧 亮 錫 道 琰 僧 達 規 騫

芬 敞 協 珣 洽 弘 珣 深 虞 僧 衍 長 玄 瞻 承 暕 褒 規

裁 覽 含 基 劭 珉 虞 猷 柳 僧 達 藉 僧 祐 幼

基 敦 薈 謐 協 柳 遠 濡 瞻 猷 騫 儉 訓 溥 銓

會 舒 會 渝 含 穆 劭 濡 微 僧 祐 遠 暕 廓 泰

正 邃 應[illegible] 默 曇首 僧謙 儉[僧綽] 泰[慈] 祥[筠] 涉[錫]

彥 廙[正] 晏之[舒] 恢 朗[珉] 僧綽[曇首] 遜 筠[揖] 銓[琳]

琛 曠 允之 廞[晉] 練 僧虔 慈[僧虔] 琳[份] 錫 湜

彬 頤之[廙] 懌 瓘[謐] 奐[球] 志 儁[續] 僉

稜[琛] 胡之 崑之[晏之] 球 楷[僧朗] 揖 誦[融] 通 寬[固]

侃 耆之 晞之[允之] 琇 粹 彬 衍 勱

羨之 仲之 簡[穆] 彧 寂 翊[琛] 質 元楷[肅 繪 孫]

羲之[曠] 茂之[胡之] 智 定侯[華] 蘊[楷] 紹[肅] 固

[illegible]之[彬 兄子] 承之 超 籠之[沖之] 份[粹] 理 克[儁] 元壽

彭之[彬] 和之 僧朗[默] 恢之[裕之] 絢[彧] 謙之[橫之] 孝康[誦]

彪之 隨之[耆之] 鑒 瓚之 績 儉之 儁康 猛[清]

翹之 偉之[羨之] 惠 昇之 約 峻[秀之] 深[翊]

玄之[羲之] 泰[廞] 標之[鎮之] 彪[奐] 綸之[延之] 遷[紹]

疑之 華 羅雲[弘之] 融 德元[晏] 昕[綸之]

渙之 琨[懌] 曇生 琛 進之[輿之] 清[進之]

肅之 陋之[崑之] 普曜 爽

徽之 沖之[希之] 曄[韶之] 弼

操之 肇之 悅之[靖之] 殷

雄[覽從 祖兄] 渾[雄] 戎[渾] 万[戎] 獻之 裕之[茂之] 淮之[納之] 叡

乂 衍[乂] 興 越之[彪之] 鎮之[隨之] 逡之[瓌之] 肅

愔 玄 [衍] 臨之 弘之 珪之 [逡之從弟] 秉

詡 詹 [澄] 望之 [翹之] 韶之 [偉之] 元弘 [泰之] 長文 [定侯]

澄 徽 楨之 [徽之] 佟

靖之 [獻之] 橫之 [範之]

納之 [臨之] 秀之 [昇之]

瓌之 延之

泰之 [望之] 思立 [羅雲]

思徵

思遠

晏 [普曜]

詡

[illegible] [洎之]

素 [元弘]

一世

琅邪王氏本居臯虞後徙臨沂漢大夫吉生御史大夫駿駿生漢大司空崇崇孫後漢中大夫遵生青州刺史仁仁四子曰誼曰叡曰典曰融 [庶宰相表云音字少玄漢大將軍楨生誼叡典融]

二世

融字巨偉辟公府不就

祥融子字休徵晉太保睢陵公泰始五年薨年八十
五謚曰元
覽融子字玄通晉光祿大夫即丘子咸寧四年卒年
七十三謚曰貞
雄覽從祖兄魏幽州刺史
[illegible]弟

三世

肇祥子晉給事中始平太守以孽庶不得封
夏祥子蚤卒不得封
馥祥子嗣封睢陵侯晉上洛太守謚曰孝

烈祥子蚤卒
芬祥子蚤卒
義覽子字士初晉撫軍長史晉史導傳作鎮軍司馬襲即丘子
基覽子字士先晉治書御史
會覽子字士和晉侍御史
王覽子字士則晉尚書郎
彥覽子字士治晉中護軍
琛字子瑋晉國子祭酒
渾[illegible]子晉涼州刺史[illegible]陵亭侯
又雄子字叔元魏平北將軍

四世

俊[illegible]子晉太子舍人永世侯

[illegible]子嗣封噲陵侯百散騎郎

導數子字茂[illegible]小字阿龍[illegible]太保司徒大司馬太傅

丞相勢封[illegible]丘子進封武[illegible]侯又進封始興郡公咸

和五年薨年六十四謚曰[illegible]獻

穎[illegible]子字茂笑晉議郎不過江年二十卒

敞[illegible]子字茂平晉辟丞相祭酒不就不過江襲封堂

邑公年二十二卒

含基子字處弘晉光祿勳驃騎將軍

敦基子字處仲小字阿黑晉大將軍年五十九卒導

從兄

舒會子字處明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彭澤縣侯

謚曰穆

邃會子字處沖晉平西將軍

廙正子字世將晉平南將軍護南蠻校尉贈侍中驃

騎將軍謚曰康

曠正子晉淮南太守

彬正子字世儒晉光祿勳尚書右僕射年五十九卒

贈侍進謚曰[illegible]

稜琛子字文子晉豫章太守魯王敦所害敦從兄也

侃琛子晉吳國內史

戎渾子字濬沖晉司徒襲封貞陸侯以功封安豐縣侯永興二年薨年七十二謚曰元敦衍從兄

衍乂子字夷甫晉中領軍尚書令太尉年五十六卒

愔乂子陽平太守

詡夷甫弟字孝胤脩武令

澄乂子字平子晉建威將軍雎州刺史軍咨祭酒南鄉侯年四十四卒謚曰憲

五世

遐俊子字栢子晉鬱[illegible]太守贈光祿大夫謚曰靖

悅導子字長豫小字阿太一曰大郎晉吳王友中書侍郎贈常侍始興見其子

恬導子字好豫小字阿誰或曰螭亮晉後將軍給事中吳國會稽內史一作是郡太守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憲

[illegible]導子字敬和晉建武將軍中領軍升平二年卒年二十六

福導子字敬祖晉元帝撫軍參軍襲武岡侯蚤卒

劭導子字敬倫小字大又晉建武將軍尚書僕射中領

軍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
薈道子字敬文晉鎮軍將軍散騎常侍贈衛將軍
瑜含子晉散騎常侍
應本含子為敦後晉武衛將軍
晏之舒子晉護軍參軍為蘇峻所害
允之舒子字深一作淵獻晉建武將軍錢唐令衛將軍
番禺縣侯年四十卒謚曰忠
頤之廙子襲爵晉東海內史
胡之廙子字脩齡晉司州刺史
耆之廙子字脩載晉中書郎

羨之廙子晉鎮軍掾
義之曠子字逸少小字阿菟晉臨川大守右將軍會
稽內史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藉之彬兄子安成太守
彭之彬子字安壽小字虎犹晉黃門郎襲爵
虔之彬子字叔虎小字虎犢晉光祿大夫尚書令儀
同三司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謚曰簡
翹之彬子晉光祿大夫
方戎子年十九卒
興戎庶子襲爵

玄衍子字眉子晉陳留太守
詹澄子蚤卒
徽澄子字幼仁小字荆産晉右軍司馬

六世

恪遐子領軍將軍
臻遐子崇德衛尉
混本恬子爲悅嗣字奉正晉丹楊尹襲爵贈太常
洽恬子
珣洽子字元琳小字法護或曰阿菻晉前將軍司徒東亭矦卒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諡曰獻穆

珉洽子字季琰小字僧彌代獻之爲中書令時謂小令太元十三年卒年三十八贈太常
謐本劭子爲協後字稚遠襲封武岡矦相玄太保義熙三年卒贈司徒諡文恭
穆劭子字伯遠晉臨海太守
默劭子晉吳國内史左光禄大夫
恢劭子晉右衛將軍
歛蕤會子晉建武將軍吳國内史
懌蕤會子不慧
嵓之晏之子嗣爵

晞之允之子嗣爵
仲之允之子
茂之胡之子字興元晉陵太守
承之胡之子
和之胡之子字興道永嘉太守
隨之耆之子晉上虞令
偉之羨之子本國晉郎中令
玄之羨之子蚤卒
疑之羨之子晉江州刺史大將軍會稽內史
渙之羨之子

肅之羨之子字幼恭晉中書郎驃騎咨議
徽之羨之子字子猷晉黃門侍郎太元十三年卒與獻之同時
操之羨之子字子重晉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羨之子字子敬晉中書令時謂大令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謚曰憲
越之彪之子晉撫軍參軍
臨之彪之子晉東陽太守
望之翹之子不仕

七世

欣之恪子豫章太守
懽之恪子廣州刺史
嘏混子字偉世宋中領軍尚書侍中始興公
誕混子晉雉鄉矦宋作唐縣矦輔國將軍
弘珣子字休元宋録尚書事太保中書監文昭公
虞珣子字休仲宋廷尉卿
柳珣子字休季宋光禄大夫東亭矦
孺珣子宋光禄大夫
曇首珣子宋侍中太子詹事豫寧縣矦元嘉七年卒
年三十七謚曰文

朗珉子宋侍中
練珉子宋侍中
瓘謐子
球謐子字蒨王宋尚書左僕射年四十九卒贈特進
金紫光禄大夫
琇謐子
簡穆子
智穆子宋五兵尚書
超穆子
僧朗默子宋右僕射

鑒默子

惠默子字令明宋贈太常

泰歙子爲王恭所殺

華歙子字子陵宋侍中右將軍新建縣侯元嘉四年卒年四十三謚曰憲

琨懌子齊侍中襲爵年八十四卒贈左光禄大夫

陋之崑之子襲爵

沖之晞之子

肇之晞之子襲爵

裕之茂之子字敬弘宋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十四年薨年八十八謚文貞

鎮之隨之子字伯重宋宣訓衛尉

弘之隨之子字方平不仕元嘉四年卒

韶之偉之子字休泰宋祠部尚書給事中

楨之徽之子字公幹晉侍中

靖之獻之子宋司徒左長史本獻之兄子

納之臨之子字永言宋御史中丞

瓌之臨之子字道茂宋司空咨議參軍

泰之望之子不仕

恢嘏子宋游擊將軍襲爵
偃嘏子字子游宋左光禄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恭公
詡誕子蚤卒
錫弘子字寡光宋左衛率江夏内史
深虞子字景度宋新安太守
猷柳子字世倫宋侍中光禄大夫襲封東亭侯梁侍
中謚康侯
遠孺子字景舒宋光禄勳
微孺子字景立宋贈秘書監中書侍郎

僧謙孺子宋太子舍人
[illegible]綽曇[illegible]宋中書侍郎侍中襲封豫寧侯爲元凶所
誅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愍
僧虔曇首子齊侍中左光禄開府儀同三司永明三
年薨年六十贈司空謚簡穆
奐本粹子爲球後齊左僕射給事中雝州刺史
楷僧綽子宋太中大夫
粹僧綽子字景深小字彦孫齊黄門侍郎
彧僧綽子爲智後字景文宋太傅年六十卒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曰懿

定矦華子嗣爵

範之沖之子字貞子宋武陵内史

恢之裕之子宋新安太守謚貞子

瓚之裕之子宋吏部尚書

昇之裕之子宋都官尚書

標之鎮之子宋安復令

羅雲弘之子宋平西長史

曇生弘之子宋吏部尚書太常卿

普曜弘之子宋秘書監

曄韶之子宋臨賀太守

悅之靖之子宋侍中

淮之納之子字元魯宋丹楊尹贈太常

逡之瓌之子字宣約齊南康相光禄大夫

珪之逡之從弟齊長水校尉

元弘泰之子宋平固令

九世

藻偃子宋東陽太守

懋偃子字昌業宋光禄大夫南鄉矦

攸偃子字昌達宋太宰中郎贈給事黄門侍郎

僧亮錫子襲爵華容公齊受禪降爵爲侯

僧衍錫子宋位侍中
僧達錫子宋中書令黃門郎
瞻猷子梁侍中吏部尚書
僧祐遠子字脩宗齊黃門郎
儉僧綽子字仲寶齊侍中尚書令太尉龔豫寧侯永
明七年薨年四十八南昌文憲公
遜僧綽子宋丹楊丞晉陵太守
慈僧虔子字伯寶齊冠軍將軍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謚
曰懿
志僧虔子字次道梁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

揖僧虔子梁太中大夫
彬僧虔子字思文梁秘書監謚曰惠
寂僧虔子字子玄梁秘書郎年二十一卒
蘊楷子字彥深小字阿答宋湘州刺史給事黃門侍郎
吉陽男伏誅
份粹子字季文宋始安內史齊尚書左僕射侍中特
進左光祿大夫監丹陽尹謚胡子
絢彧子字長素小字靈馬宋秘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
繢[illegible]子字叔素襲封曲安侯齊永元元年卒於太常
謚靖子

約奐子梁侍中左尚書廷尉
彪奐子
融奐子齊中庶子
琛奐子齊司徒從事中郎
爽奐子
弼奐子
肸奐子
叡奐子
肅奐子後魏楊州刺史
秉奐子後魏幽州刺史

長定侯子嗣新建侯
佟定侯子嗣封
橫之範之子字孟光南郡太守
秀之昇之子字伯奮齊輔國將軍吳興太守謚簡子
延之昇之子字希季齊尚書左僕射謚曰簡
思立羅雲子
思徵羅雲子
思遠羅雲子齊侍中年四十九卒贈太常謚曰貞子
晏普曜子字休默一字士彥齊驃騎大將軍太子
少傅

詡普曜子齊少府卿廣州刺史
輿之淮之子宋征虜將軍
素元弘子

十世

瑩穆子字奉先梁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謚曰靖
亮攸子字奉叔梁中軍將軍豫寧縣公左光祿大夫謚
煬子
茂璋僧衍子字脩光梁給事黃門侍郎
道琰僧達子宋廬陵內史
長玄瞻子

藉僧祐子字文海齊作唐侯相中散大夫
騫儉子字思寂一字玄成梁給事中侍中中書令普
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
暕儉子字思晦梁國子祭酒卒謚曰靖
泰慈子字仲通小字養梁驍騎將軍謚曰恭
筠揖子字元禮一字德柔小字炬梁太子詹事六十
九遇賊卒
琳份子字孝璋齊司徒左長史
儁績子不慧齊建安太守
誦融子後魏黃門侍郎

衍融子魏侍中
翊琛子後魏國子祭酒
紹肅子後魏中書侍郎
理肅子齊著作佐郎
謙之横之子
儉之横之子
峻秀之子字茂遠梁金紫光禄大夫謚惠子
綸之延之子字元章齊侍中都官尚書
德元晏子初名湛宋車騎長史
進之輿之子梁左衛將軍建寧公

實瑩子梁新安太守嗣爵建城縣公
沖茂璋子字長深陳特進光禄大夫東安亭侯年七十六卒贈司空謚元簡
融道琰子字元長齊中書郎寧朔將軍年二十七卒
規騫子字威明梁左戶部尚書南昌侯卒贈光禄大夫謚曰文
承暕子字安期梁國子祭酒黄門侍郎卒謚曰章
幼暕子梁東陽太守
訓暕子字懷範小字文殊梁侍中年三十六卒謚温子

廓泰子

祥筠子陳黃門侍郎

銓琳子字公衡梁駙馬都尉侍中丹楊尹

錫琳子字公嘏梁吏部郎年三十六卒贈侍中謚貞子

僉琳子字公會梁太子中庶子贈侍中謚通子

通琳子字公達梁黃門郎陳侍中特進謚曰成

勱琳子字公齊陳司空謚温子

質琳子字子貞陳都官尚書謚安子

固琳子字子堅陳中書令太常卿謚恭子

克儁子矣景太宰侍中録尚書事陳尚書左僕射

考康誦子後魏尚書郎中

儁康誦子齊文襄中外祭酒

深翊子東魏開府記室參軍

遷紹子襲爵

昕綸之子

清進之子陳安南將軍中盧公

十一世

瑒沖子字子璵陳侍中贈特進謚光子

瑜沖子字子珪陳侍中謚貞子

褒規子字子淵後周光禄大夫少司空石泉康矣

溥銓子字伯淮

涉錫子

湜錫子

寬固子陳侍中

元楷肅曾孫兵部郎中

元壽肅曾孫吏部郎中

猛清子字世雄本名勇隨開府儀同三司歸仁縣公

謚曰成

此瑯邪王氏也與晉陽王氏異譜然世說云王武子

與從兄恬不平則初亦一族其載王氏有兩渾一昶子一

戎父兩澄一衍弟一濟弟兩安期一含子一湛子兩愷一字茂仁一字君夫兩綏

一愉子一戎子兩處沖一還一湛兩乂一衍父一緒父

太原晉陽王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

柔 機 柔 默 祐 子 佑 默 嶠 佑 淡 嶠 度世 淡 華 蘊 和 華

澤 昶 澤 沈 機 凌 訥 濛 訥 脩 濛 恭 蘭 恭

渾 昶 尚 渾 卓 濟 導素 孫 縕 熙 曇亨

深 濟 聿 俎之 述 素之 導素 履 慧龍 緝

淪 澄 述 承 勰之 述 愷 俎之 爽

湛 攷 延 緝 禮之 愉 綏 愉

承 湛 乂 緒父 國寶 納

緝

一世

咸十九世孫生柔生澤

二世

柔字叔優漢匈奴中郎將

澤字季道漢代郡太守

三世

機柔子魏東郡太守

昶澤子字文舒魏司空京陵侯謚曰穆

四世

默昶兄子字處靖魏尚書

沈機子字處道魏鎮南將軍晉御史大夫尚書令博陵公泰始二年薨謚曰元

渾昶子字玄沖襲京陵侯晉錄尚書事元康七年薨年七十五謚曰元

深昶子字道沖冀州刺史

淪昶子字太沖大將軍參軍

湛昶子字處沖晉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

五世

佑默子晉北軍中侯

緒 國寶從 祖東

浚默子字彭祖嗣爵晉幽州刺史

尚渾子以父功晉封關內侯

濟渾子字武子晉太保累遷侍中年四十六先渾卒

追贈驃騎將軍

澄渾子字道深

汶渾子字茂深

承湛子字安期襲爵藍田縣侯晉鎮東府從事中郎車騎將軍東海太守年四十六卒

六世

嶠佑子字開山晉廬陵太守謚曰穆

訥佑子字文開新淦令

卓濟子字文宣嗣爵晉給事中

聿濟子字茂宣襲母公主爵封敏陽侯

述承子字懷祖晉尚書令襲封藍田侯年六十六大和三年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避帝諱改曰簡延緒祖

七世

淡嶠子晉右衛將軍侍中尚書廣州刺史

濛訥子字仲祖晉司徒左長史年三十九卒

導素浚孫

坦之子字文度小字阿訥晉中書令北中郎將左衛將軍襲封藍田侯年四十六卒追贈安北將軍謚曰憲

處之述子字文將小字阿智州辟別駕不就

禕之述子字文邵小字僧恩晉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又緒父

八世

度世淡子驍騎將軍

脩濛子字敬仁小字荀子晉著作郎中軍司馬二十四卒

蘊濛子字叔仁小字阿興晉左將軍左僕射會稽內史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光祿大夫

崇之道守素子

愷坦之子字茂仁襲爵大元末爲侍中右衛將軍贈太常

愉坦之子字茂和驃騎司馬輔國將軍桓玄尚書左僕射前將軍

國寶坦之子晉尚書左僕射後將軍丹楊尹

忱坦之子字元達小字佛大晉建武將軍荆州刺史卒贈右將軍謚曰穆

緒國寶從弟祖延蚤終父又撫軍琅邪內史與國寶亂政爲王恭所討

九世

華蘊子蚤卒

恭蘊子字孝伯小字甯晉前將軍贈侍中太保謚曰

忠簡

熙蘊子字叔和小字齊

履蘊子

爽蘊子字季明小字睹晉黃門侍郎侍中寧朔將軍

綏愉子字彥猷晉中書令冠軍將軍荊州刺史

納愉子

緝愉子散騎侍郎

十世

和華子秘書郎

簡恭子散騎郎

曇亨恭子宋給事中

慧龍緝子後魏寧南將軍荊州刺史長社穆侯

王太保祥　丞相　王公　司空　王茂弘　阿龍並導

大將軍　王大將軍　阿黑並敦　世將　平南並廙　江州

世儒並彬　王長豫　阿太　大郎並悅　王敬豫　吳郡

王摛　阿摛並恬　王領軍洽　王敬倫　大奴並劭　王衛軍蕃

王司州　阿齡　王脩齡並胡之　王脩載耆之　虎犽彭之　虎犢彪之

王右軍　右軍　逸少
王東亭　王元琳　法護
小令 並珉　王武岡 謐　東陽
王黃門 並徽之　王咨議 肅之　子敬
王平北 乂　夷甫　王大尉　阿菟　我家臨川 並羲之　王丹陽 混
王安豐　濬沖　阿戎 並戡　阿護　阿旅 並珣　王僧彌
京陵 渾　參軍 倫　王洗南　阿林　江州 凝之　王子猷
東海　王車騎 並承　王藍田　大令　阿敬　王令 並獻之
懷祖 並述　王文度　王中郎　太尉 並衍　王平子　阿平 並澄
安北　王北中郎　阿訥 並坦之　阿智 處之　僧恩 禕之　王僕射 愉
王佛大　王大　阿大　武子　驃騎 並濟　安期
王建武　王荆州 並沈　王長史 參子敬亦稱王長史　王荆產 徽　司空 昶
長史　仲祖 並蒙　王敬子
王甫 並恭　王齊 熙　王睹 奕
王敬仁 並脩　王光祿　王孝伯

陳國陽夏謝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

衡 鯤 衡 尚 鯤 康 本奕子出後尚 肅 本靖子出後康 靈祐 本虔子出後肅 鳳 靈運 超宗 鳳 才卿 超宗 藻 才卿 禕 僑 貞 蘭

裒 奕 裒 淵 奕 玩 靖 靈運 瑍 綯 璟 孺子 幾卿 哲 諶 儼 嘏

據 靖 虔 絢 重 紹 瞻 謨 朓 微 璟 僑 覽 佃

安 玄 瑍 玄 瞻 葆 晦 颺 莊 諼 札 藺 經

万 朗 據 重 朗 晦 芈 朏 譓 嘏 準

石 允 裕 允 曮 孿 恂 顥 覽 經 安士世孫

鐵 瑤 安 純 膕 朓 嵸 舉

琰 甝 恂 裕 莊 瀹

韶 万 述 綜 述

汪 石 該 瑤 約

邈 鐵 模 緯

沖 鐵 澹 承伯 喻模子出後該

璞 曜 思

肇 琰 弘微

峻 暠 本復子出後明慧

混 惠連 方明

思 韶 惠宣

喻復 明慧從兄

明慧 本忠子出後汪

方明 沖

一世

纘典農中郎將生衡

衡瓚子國子祭酒

二世

鯤衡子字幼輿以功封咸亭侯豫章太守四十三卒

贈大常謚曰康

裒衡子字幼儒太常卿吏部尚書

三世

尚鯤子字仁祖小字堅石初為王導掾襲爵咸亭侯
鎮西將軍卒卒年五十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簡
奕袁子字無奕晉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贈鎮西將軍
據袁子字玄通小字虎子號中郎年三十三卒
安袁子字安石晉尚書左僕射太保贈大傅年六十
六卒謚文靖
万袁子字万石晉豫州刺史淮南太守散騎常侍卒年
四十三
石袁子字石奴晉中軍將軍尚書令南康郡公開府儀

同三司六十二卒贈司空謚曰襄
敬袁子字鐵石永嘉太守
康本奕子出後尚
淵奕子字叔度小字末義與太守
靖奕子太常
玄奕子字幼度小字遏晉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
軍事封康樂公太元十三年卒年四十六追贈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獻武
頠據子字長彥小字胡兒晉東陽太守蚤卒

允據子字令度宣城內史
瑤安子襲爵琅邪王友蚤卒
琰安子字瑗度小字東婢晉輔國將軍以功封望蔡
縣公會稽內史爲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謚忠肅
韶方子字穆度小字封車騎司馬三十三卒
汪石子嗣爵蚤卒
邈鐵子字茂度晉侍中吳興太守爲孫恩所害
沖鐵子字秀度晉中書郎爲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

五世

肅本靖子出後康

玩靖子豫寧伯
虔靖子
瑍玄子秘書郎蚤卒
重朗子字景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
裕允子字景仁宋武帝尚書左僕射義熙十二年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
純允子字景懋劉毅衛軍長史南平相
虓允子字景虓司徒右長史
述允子字景先小字道兒宋吳興太守左衛將軍
該瑤子嗣爵東陽太守

模瑤子光祿勳

澹瑤子字景怕桓玄太尉柴桑侯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兼太保持冊禪宋宋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璞瑤子字景山光祿勳

肇琰子晉驃騎將軍爲孫恩所害贈散騎常侍

峻琰子晉建昌侯爲孫恩所害贈散騎侍郎

混琰子字叔源小字益壽襲爵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

思韶子一名恩字景伯晉黃門郎武昌太守四十七卒

喻復明慧從兄明

方明沖子宋侍中丹楊尹會稽太守

六世

靈祐本虔子出後謝靈運煥子小字客兒襲封康樂公宋永嘉太守臨川內史元嘉十年伏誅年四十九

絢重子宣暎宋文帝鎮軍長史蚤卒

瞻重子宣遠（一名懽字通遠）宋豫章太守年三十五卒

晦重子字宣明宋領軍將軍散騎常侍建平郡公伏誅年三十七

曛重子字宣錯宋黃門侍郎

腿重子
恂裕子字泰温鄱陽太守
綜述子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伏誅
約述子亦以范曄伏誅
緯述子尚宋文帝長城公主正員郎
承伯本模子出後該有罪國除
曜思子小字阿多御史中丞
弘微思子繼從叔峻名密避所繼諱以字行宋中庶
子侍中建昌縣侯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贈太常
暠喻復子出後明慧宋受禪國除

惠連方明子宋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年三十七卒
惠宣方明子臨川太守

七世

鳳靈運子隨靈運徙嶺南蚤卒
世基絢子
紹瞻子
世休晦子
世平曠子
孺子恂子宋西陽太守
朓緯子字玄暉齊中書郎東海太守尚書吏部郎下

獄死年三十六
莊弘微子字希逸宋中書令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憲子

八世

超宗鳳子齊竟陵王征北咨議
璟孺子　左戶尚書侍中
謨晞子梁　安令王府咨議
颺莊子　晉平太守贈金紫光祿大夫
朗莊子字散沖齊侍中司徒尚書令中書監謚曰靖
顯莊子字修宋豫章太守齊竟陵王友吏部郎中郎長
嶷莊子字義潔齊太子詹事永泰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

九世

才卿超宗子
幾卿超宗子梁左光祿長史
微璟子南蘭陵太守
援朗子司徒左長史東陽內史
諶朗子右光祿大夫
覽瀹子字景　吳興太守贈中書令

舉濡子字言揚梁尚書令太清二年卒贈侍中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世

藻子卿子

哲諶子字穎豫梁廣陵太守陳吏部尚書卒謚康子

僑覽子一云父玄大梁侍中字 高湘東王咨議

札覽子一云父玄大梁侍中字

十一世

暇舉子字含茂梁侍中中書令郎官尚書卒謚光子
經安七世孫北中郎咨議參軍

儼暇子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

倫暇子尚書僕射

闡經子字希如梁散騎常侍見孝義傳

十二世

貞闡子字元正陳丹陽丞父子並見孝義傳

別族

謝太傳同時有謝奉者會稽人字弘道安南將軍謝
氏譜云祖端父鳳弟聰字立遠侍中廷尉卿非陽夏
族也

謝幼輿　謝豫章 並鯤　謝尚書　尚書 並裒

謝仁祖　謝鎮西　堅石　謝掾 並尚

征西　晉陵 並奕　虎子　中郎 並據以居兄弟之中

故謂之中郎中音丁仲切万稱中郎異此　太傅　謝公　謝太傅

安石　僕射　文靖 並安　謝中郎

阿大中郎　阿万 並万　石奴 石　封胡遏末 韶朗玄淵

謝遏　車騎 並玄　謝胡兒　東陽 並朗

末婢 琰　益壽 混　謝康樂 靈運　謝安南 奉

泰山南城羊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續　祕 續　祉 祕　秉 繇　楷 忱　綏 楷　孚 綏　法興 祜玄孫

衜　繇　給　權　賁 曼　輔　戎 玄保

耽　發 衜　式　曼 暨　不疑 權　玄保　咸

承　亮　聃　欣 不疑　粲

祜　忱 一作陶　徽　希 玄保兄子

瑾 耽　倫 發

琇　暨 一作監

伊

篇 發子出 後祜

玄之 瑾

一世

續字興祖祖侵漢安帝司隸校尉父儒桓帝太常續南陽太守四十八卒

二世

祕續子京兆太守

衛續子上黨太守

耽續子太常

三世

祉祕子魏郡太守

繇祕子車騎掾

發衛子孔融外孫位都督淮北護軍

承衛子蚤死

祜衛子蔡邕外孫字叔子晉軍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太傅謚曰成進封鉅平侯

瑾耽子尚書右僕射

琇耽子字穉舒晉甘露亭侯散騎常侍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

四世

秉繇子字長達出後祕

給繇子

式繇子

亮繇子字長玄晉大鴻臚爲劉元海所害

忱繇子一作陶字長和晉徐州刺史太傅長史蒙陰侯侍中

倫發子散騎常侍高陽相蚤六十

暨發子一作監陽平太守

伊發子車騎賈充掾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

張昌所殺贈鎮南將軍

篇本發子出後祜嗣鉅平侯散騎常侍

玄之瑾子晉光祿大夫持進興晉侯侍中贈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五世

楷忱子晉尚書都官郎

權忱子黃門郎

曼暨子字祖延王敦右長史晉丹楊尹爲蘇峻所害贈

太常

聃暨子字彭祖晉

六世

綏楷子中書侍郎
賁曼子尚明帝南郡悼公主祕書郎蚤卒
不疑權子桂陽太守

七世

孚綏子字子道
輔綏子字幼仁
玄保綏子宋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特進卒謚曰定
欣不疑子字敬元宋新安太守中散大夫元嘉十九
年卒
徽不疑子字敬猷宋河東太守

八世

法興祜　封鉅正侯黨桓玄誅
戎玄保子宋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
咸玄保子
粲玄保子
希玄保兄子字泰聞宋寧朔將軍廣州刺史

別族

固字道安臨海太守
鑑字景期太子左衛率豐城縣侯光祿勳
曇謝安甥

已上三人皆泰山人恐亦一族

羊叔子　羊公　太傅 孫世　羊長和 忱

子道　羊侯 並孚　羊穉舒 琇

潁川鄢陵庾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

乘 嶷 乘 遁 袞 怞 袞 願 蔑 準 義 作義 悅 準 道愍 北孫 璽 北五世孫 沙彌 佩王 持 沙彌

遁 作道 峻 琛 蔑 會 楷 鴻 楷 仲遠 登之 曜 弘遠 仲容 漪

珉 峻 澤 羲 南史作義 恒 和 登之 廓 弘遠 仲 漪 徽之 晏嬰 泳

琮 捃 龢 玄之 統 仲文 徽之 弘遠從弟 泳

敳 亮 琛 統 懌 攸之 希

懌 希 冰 叔宣 友

冰 襲 廓 蘊

條 友

翼 蘊

倩

邈

柔

方之 翼

爰之

一世

乘漢司徒辟有道徵不就

二世

嶷乘子魏太僕

遁乘子廉退不仕以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

三世

遁子諸吏不傳

峻遁子字山甫晉祕書監御史中丞侍中諫議大夫

常侍

四世

袞 子字叔褒見晉孝友傳時詔度異行

琛 子字子美見晉外戚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咸寧六年薨謚文康

珉峻子字子琚晉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長岑男

追謚貞
琮峻子字子躬太尉掾
敳峻子字子嵩晉吏部郎爲石勒所害

五世

怞袞子
蔑袞子中興初侍中
澤袞子
捃袞子
亮琛子字元規晉司空贈太尉謚文康
懌琛子字叔預晉輔國將軍西中郎將年五十卒贈
衛將軍謚曰簡
冰琛子字季堅晉會稽內史車騎將軍贈司空謚忠成
條琛子字幼序琛諸子中最凡劣贈左將軍
翼琛子字穉恭晉征西將軍永和九年卒年四十一追
贈車騎將軍謚曰肅

六世

願蔑子安成太守
會亮子字會宗小字阿恭年十九爲蘇峻所害
羲亮子字羲叔小字道恩晉吳國內史
龢亮子小字道季晉中領軍

統懌子字長仁小字赤壬晉建威將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

希冰子字始彥晉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護軍將軍襲冰子

友冰子字惠彥又字弘之小字玉臺晉中書郎東陽太守

縕冰子晉廣州刺史

倩冰子字少彥小字倪太宰長史

邈冰子會稽王參軍

柔冰子晉散騎常侍

方之翼子代翼守襄陽

爰之翼子字仲眞小字園客輔國將軍

七世

準義子豫州刺史西中郎將

楷義子西中郎將為桓玄所害

恒和子字彰則尚書右僕射贈光禄大夫

玄之統子宣城內史

攸之希子

叔宣友子右衛將軍

廓蘊子東陽太守

八世

悅準子字仲豫晉司徒右長史義熙中江州刺史
鴻楷子字伯鸞
登之廓子字元龍宋豫章太守
仲文廓子宋廣平太守吏部尚書

九世

道賜冰玄孫齊射聲校尉見南史孝義傳
仲遠登之子宋豫章太守贈侍中
弘遠仲文子字士操齊江州長史
徽之弘遠從弟御史中丞

十世

佩玉冰五世孫宋長沙內史
曜弘遠子年十四代父一外
漪徽之子齊邵陵王記室
泳徽之子

十一世

沙彌佩玉子梁長城令見南史孝義傳
仲容漪子字子仲安成王中記室尚書左丞
晏嬰泳子

十二世

持沙彌子字元德梁尚書左丞見南史孝義傳

別族

又闡字仲初亦潁川鄢陵人與亮同族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闡仕至吳國內史年五十四卒謚曰貞子肅之湘東太守

庾公　庾太尉　司空　元規

庾文康 並亮　司空　庾吳郡 並冰　庾穉恭

庾征西　小庾　庾小征西 並翼　庾道恩 長

庾道季 和　庾長仁 統　王臺 希　庾倪 倩

園客 季之　伯鸞 鴻　庾子躬 琮　庾子嵩

庾中郎 並鼓　庾仲初 闡

潁川潁陰荀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

遂 遂 昱 彝 曇 攸 彝 緝 攸 彪 攸孫 崧 顗 蕤 崧 藉 蕤 伯子 猗 赤松 伯子

淑 曇 衢 析 衢 適 顗 虓 馗 崧從弟 羨 猗 羨 龍符 恒

旉 淑 悅 儉 紹 衍 融 紹 憺 曇 畯 輯 序 馗 恒 序

儉 衍 緄 閎 諶 虓 惲 愷 綽 廞

緄 諶 惲 彧 冀 悝 邃 藩 識 畯

靖 彧 一作鄉 俁 寓 俁 羽 寓 閒 汪 邃

燾 棐 詵 徽 顗從孫為嗣 輯 曷 奕 理 達 圖

詵 一作汪 顗 曷 眄 藩 顯 [illegible]

爽一作諝　粲　緄

肅　眄　棐

一世

遂荀卿十一世孫

二世

淑遂子字季和朗陵侯相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

三世

昱　子字伯脩沛相與竇武謀誅官官死

曇　子字元智廣陵太守以昱禁錮終身

旉淑子

儉淑子朗陵長蚤卒

緄淑子濟南相

靖淑子字叔慈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玄行

先生

燾淑子

詵淑子

爽淑子一作諝字慈明漢司空六十三卒

肅淑子

四世

彝曇子州從事

衢曇子

悅儉子字仲豫漢黃門侍郎累遷祕書監侍中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衍緄子字休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封列侯

諶緄子字友若

彧緄子一作郁字文若漢侍中尚書令萬歲亭侯光祿大夫參丞相軍事年五十卒謚曰敬咸熙二年贈太尉

棐爽子射聲校尉

五世

攸彝子字公達漢中軍師陵樹亭侯魏尚書令年五十八建安十九年卒謚曰敬

祈衢子字伯旗濟陰太守

紹衍子太僕

閎諶子字仲茂太子文學掾黃門侍郎

惲彧子字長倩虎賁中郎將又閎從孫亦曰惲字景文太子中庶子恐非是

俁彧子字叔倩御史中丞

詵彧子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蚤卒

顗彧子字景倩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建始
十年薨謚曰康
粲彧子字奉倩卒年二十九
眄棐子蚤亡

六世

緝攸子蚤没
適攸子嗣爵
融紹子字伯雅與王弼鍾會齊名洛陽令參大將軍
軍事
魁惲子嗣爵散騎常侍廣陽鄉侯年三十薨

霬惲子中領軍贈驃騎將軍謚貞侯
寓俁子字景伯與裴楷王戎齊名晉尚書
徽顗從孫爲顗後
勗眄子字公曾晉侍中濟北郡公中書監左光禄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太康十年卒贈司徒謚
曰成

七世

彪攸孫陵樹亭侯進封丘陽亭侯
頵魁子字温伯羽林右監蚤卒
[illegible]子少府

愷霙子晉侍中南頓子征西大將軍
悝霙子護軍將軍贈車騎大將軍
羽寓子晉尚書
輯昂子嗣爵衛尉謚曰簡
藩昂子字大堅尚書令西華縣公年六十九建興元
年薨贈太保謚曰成
組昂子字大章侍中司徒録尚書事太尉年六十五
卒謚曰元

八世

崧頵子字景猷光禄大夫録尚書事年六十七咸和
三年薨贈侍中謚曰敬
馗[illegible]從弟
畯輯子嗣爵謚曰烈
綽輯子字彦舒司空從事中郎
邃藩子字道玄侍中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靖
闓藩子字道明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射陽公太寧二
年卒贈衛尉謚曰定
奕組子字玄欣散騎常侍侍中咸和七年卒贈太保
謚曰定
[illegible]昂孫以祖昂功封潁陽亭侯

蕤崧子字令遠東陽太守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崧子定令則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北中郎將徐兗

州刺史右軍將軍散騎常侍升平二年卒年三十

八贈驃騎將軍

序馗子爲顗後封臨淮公

歛馗子

識畯子

汪邃子嗣爵

達闓子

十世

藉蕤子散騎常侍大長秋

猗羨子

恒序子嗣爵

十一世

伯子猗子宋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

龍符恒子嗣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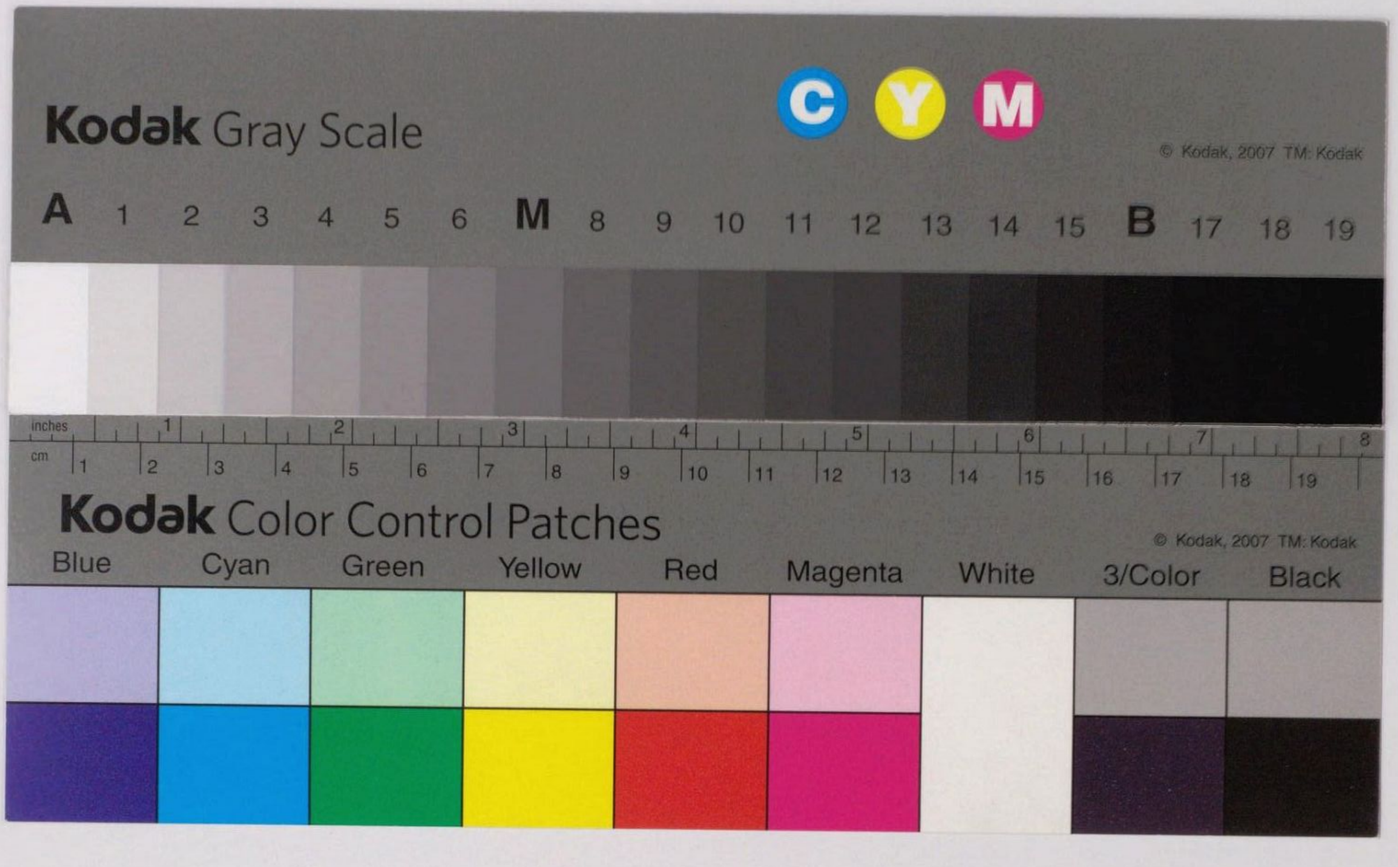
十二世

赤松伯子子尚書右丞

淑八三 漢史云儉緄靖壽汪爽肅專三國志云儉緄
靖壽詵爽肅專世說云專儉緄靖壽詵爽肅
荀朗侯 淑 叔慈 靖 文若 荀奉君 並彧
荀奉倩 粲 荀中郎 綏 荀濟北 勗

金澤文庫

155
80



世說人名譜

155
80
帙入

尊經閣章

陳郡陽夏袁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

良昌 良安 昌賞 安彭 京賀 彭閎 賀祕 忠湛 質淳 湛植 淳戩 顗

璋 滂 璋京 一作景湯平 湯忠 譚紹 豹洵 豹顗 洵昂

敞 盱 敞成 弘熙 嘉喬 濯覬 彖覬

渙 滂侃 渙逢 紹 逢士出俊成 尚宏 昌淑 粲 濯最 粲

霸 渙從弟寓 隗基 逢曜 術山松 方平 景儁 宏孫 廓之 景儁

徽 奧沖 準術質 耽 犂 宏峻 [illegible]

敏 準 耽 沖喬 瓌 成子

亮 霸 襄 侃孫 昌 猷 明子

一世

良漢平帝時太子舍人成武令

[illegible]子

良子

三世

安昌子字邵公漢司徒章和四年薨

滂璋子字公熙漢司徒

四世

賞安子尚書郎

京安子字仲譽侍中蜀郡太守

敞安子字叔平漢司空

渙滂子字曜卿魏御史大夫

[illegible]朝渙從弟字公恪魏大司農

[illegible]渙從弟司徒辟不

敏渙從弟河隄謁者

五世

彭京子字伯楚漢南陽太守光祿勳議郎尚書

湯京子字仲河漢太尉司徒安國亭侯年八十六卒

有子十二人
盱敞子光祿勳
侃渙子字公然魏黃門選部郎遷尚書蚤卒
寓渙子字宣厚未官而卒
奧渙子字公榮光祿勳
準渙子字孝尼晉泰始中爲給事中
亮霸子河南尹尚書

六世

賀彭子字元服彭城相
平湯子蚤卒
成湯子字文開左中郎
逢湯子字周陽漢司空執金吾嗣侯贈車騎將軍號
特進謚宣文
隗湯子字次陽漢獻帝太傅
沖準子字景玄光祿勳

七世

閎賀子字夏甫一字孟一向不仕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就家年沛相
忠賀子字正甫沛相
弘賀子字邵甫不應徵

紹逢蘚子山後成字本[illegible]漢黃共州牧兼督黃[illegible]
四州太尉大將軍建安七年薨
基逢子太僕
術逢子字公路漢左將軍徐州刺史
耽沖子字彥道晉歷陽太守卒年二十五
瓌侃孫字山甫晉國子祭酒追贈光祿大夫謚曰恭
猷侃孫字申甫侍中衛尉卿

八世

祕忠子字永寧郡門下議生
譚紹子繼伯父字顯思青州刺史
熙紹子字顯雝幽州刺史
尚紹子字顯甫嗣冀州牧大將軍
曜術子吳郎中令
質耽子字道和琅邪內史東陽太守
喬瓌子字彥叔小字羊龍驤將軍湘西伯二十年三十
三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
勗猷子臨汝令

九世

湛質子字士深尚書右僕射義熙十四年卒贈侍中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敬

豹質子字士蔚丹楊尹大尉長史義熙九年卒

万平喬子大司馬掾琅邪太守

宏勗子字彦伯小字虎晉東陽郡守時號袁開美太

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

十世

淳湛子

洵豹子宋吳郡太守謚曰貞

濯豹子揚州秀才蚤卒

淑豹子字陽源宋太子左衛率爲元凶所害贈侍中

大尉謚忠憲公

山松方平子晉吳郡太守爲孫恩所害

超子宏子

成子宏子

明子宏子臨賀太守

十一世

植淳子

顗洵子字國章宋安北將軍尚書左僕射

覬洵子

粲濯子字景倩初名愍孫宋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

司徒

景儁宏孫宋淮南太守

十二世

戩顗子黃門侍郎伏誅

昂顗子字千里梁司空薨年八十謚曰穆王

彖覬子字偉才小字史公齊侍中隆昌元年卒謚曰靖

最粲子字文高年十七以救父爲齊高帝所害

廓之宏曾孫字思度齊殿中郎太子洗馬

峻渙八世孫字孝高梁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

別族

又恪之字元祖義熙初拜侍中祖王孫司徒從事父綸臨汝令又悅之字元禮驃騎咨議爲孝武所誅父朗給事中並陳郡陽夏人

袁泰高閬　袁老尼　袁羊喬

袁彥伯　袁虎　袁開美並宏

袁彥道耽　袁府君山　袁侍中恪之

唐宰相袁元和姑篡皆以安居爲一世然妾五世孫熙尚漢末人滂五世孫喬更晉人若共爲一世相去不應如是之遠及孫袁豐漢紀乃云滂閎孫也則滂反與熙尚之孫同列合差六世又若可疑未知孰是

河南陽翟褚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十三世

碧 顧 碧 翜 顧 希 翜 爽 歆 秀之 爽 雋之 秀之 淵 雋 賁 淵 霽 賁 翔 向 亮 玠 遂良 亮

說 裒 洽 歆 裒 粹之 湛之 澄 蓁 向 蓁 玠 蒙

洽 熙 陟之 貞之 炤 法顯 游 炫 蒙 澐

裕 裕之 法顯 炫 澐 隨

祥 淡之 恆之 裕之 暖 寂之 漢 球 績

寂之 續 暖

一世

碧字武良晉安東將軍

二世

顧耆子

說耆子

洽耆子武昌太守

於耆子

祥耆子

三世

翼顧子字謀遠晉護軍將軍散騎常侍年六十七咸
康六年卒贈衛將軍諡曰穆

袁洽子字季野晉衛將軍中書令侍中錄尚書事都
綿亭矣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和五年卒年四
十九贈侍中太傅諡元穆

四世

希翼子豫章太守

歆袁子字幼安散騎常侍祕書監

熙袁子

五世

爽歆子字弘茂小字期生晉義興太守贈金紫光
祿大夫

六世

秀之爽二字長倩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蕭門侍
郎宋武鎮西長史
粹之爽子
陟之爽子
裕之爽子晉史作諭之字叔度宋散騎常侍番禺
縣男景平二年卒
淡之爽子晉史作炎之字仲原小字佛佛宋車騎
從事中郎尚書吏部廷尉卿左衛將軍侍中謚質

七世

雋之秀之

湛之秀之子字休玄中書令宋丹陽尹尚書左僕射
明四年卒謚敬侯
貞之秀之子
法顯秀之子鄱陽太守
恬之裕之子
寂之裕之子箸作佐郎豫卒

八世

淵湛之子字彥回齊司徒録尚書事驃騎將軍侍中
薨年四十八贈太宰謚文簡
澄湛之子字彥道侍中右軍將軍

炤法顯三子彦宣召爲國子博士不拜
炫法顯子字彦緒齊散騎常侍卒年四十一贈太常
貞子
曖寂之子太宰參軍蚤卒

九世

貫淵子字蔚先齊侍中永明七年卒
蓁淵子字茂緒建武末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
游炫子
湮字士洋炫子梁侍郎湘東王府咨議參軍
漢炫子御史中丞中書侍郎

續曖子太子舍人

十世

霽貫六子
向蓁子宣景政侍中梁廬陵長史
蒙湮子太子舍人
隨湮子驃騎從事中郎
球續子字仲寶梁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給事中

十一世

翔向子字世舉梁吏部尚書太清二年卒
玠蒙子字温理陳中御史中丞贈祕書監

十二世

亮玠子唐左散騎常侍陽翟侯

十三世

遂良亮子唐中書令河南文忠公

褚季野　褚太傅　褚公 並衰　褚期生 爽

河東聞喜裴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茂　潛 茂　秀 潛　濬 秀　憬 濬　嗣 軫

徽　黎 徽　頠　嵩 頠　原 開

輯　康　粹 黎　該 出後 譏　成

楷　苞　詵 粹　範

綽　純 康　晅

頴 輯　盾　軫 苞

邵 一作 邰　丕

[illegible]　彬

一世

輿 楷 挹 憲

瓚 瑴

憲 開 武

禮 湛

遜

遐 綽

饑 顏從弟

邈

武 穎

茂字巨先漢靈時歷郡守尚書討李傕有功封陽吉平侯 晉史云漢尚書令

二世

潛茂子字文行魏大司農尚書令光祿大夫清陽亭侯正始五年薨贈太常謚曰貞

徽茂子字文季魏冀州刺史蘭陵公謚曰武

輯茂子

三世

秀潛子字季彥魏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廣川侯晉司空[illegible]鹿公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謚元公

黎徽子字泊宗一名演魏郡游擊將軍晉秘書監
康徽子字仲豫太子左衛率
楷徽子字叔則晉散騎常侍中書令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臨海侯年五十五卒謚曰元
綽徽子字季舒黃門侍郎蚤卒追贈長水校尉
頴輯子司隸校尉

四世

濬秀子嗣爵晉散騎常侍蚤卒
簡秀子字逸民襲爵晉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左僕
射年三十四爲趙王倫所害

粹黎子晉武威太守
苞黎子秦州刺史
純康子黃門侍郎
盾康子徐州刺史
邵康子一作卲字道期爲晉元帝安東將軍府長史轉
散騎常侍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中郎將
廓康子中壘將軍
輿楷子字祖明襲爵散騎侍郎謚曰簡
瓚楷子字國寶中書郎
憲楷子字景思豫州刺史北中郎將石勒大中大夫

司徒
禮楷子
遜楷子
遐綽子太傅東海王主簿
譏顗從弟
邈顗從弟字景聲太傅從事中郎
武穎子字文應[illegible]大將軍玄菟太守

五世

憬濬子不惠別封高陽亭侯
嵩顗子字道文中書黃門侍郎蚤亡
該出後譏散騎常侍以父功封武昌侯
詵粹子大常卿
暅粹子
軫苞子
丕苞子
彬苞子
挹憲子爲石虎所誅
毅憲子石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爲虎所誅
開武子字景舒慕容太常祭酒
湛武子字仲則河南太守

六世

嗣軫子西涼武都太守

原開子

成開子

範開子

別族

啓字榮期河東人父稺豐城令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祖昧父珪恐亦一族松之子駰駰子昭明昭明子子舒

裴冀州徽　裴令公　元公並楷　裴僕射

裴公　裴成公二　裴散騎遐

陳郡長平殷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

褒　昱襄　敞昱　羨識　浩羨　涓浩　孝祖羨曾孫　汪　敞五代孫　高明汪　不害高明　鈞

躋　識躋　融　師融　仲堪師　簡之仲堪　[illegible]　孝祖旌子　亨　元素　不疑　梵童不佞

茂　道裕茂　曠之　元素　仲堪孫　恒　道矜　不占

康　覬康　景仁　道裕　道矜　景仁　孚　淳　不齊

仲大　穆　允　淳　穆　臻　不佞

叔獻　道護仲堪弟子　沖　叡寧

允　淡

遹仲堪從弟

一世

褒

二世

昱褒子

躋褒子

三世

敞昱子

識躋子濮陽相

四世

次識子字洪喬晉預章太守光祿勳

融識子字洪遠晉太常

五世

浩羨子字淵源晉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永和十二年卒

師融子字子桓晉驃騎咨議參軍晉陵太守沙縣男

茂融子晉太常特進光祿大夫

康融子晉吳興太守

六世

涓浩子爲桓溫所害

仲堪師子振威將軍荊州刺史爲桓玄所害

道裕茂子蚤亡

覬康子字伯通晉南蠻校尉贈寧軍將軍
仲文康子東陽太守伏誅
叔獻康子南蠻校尉伏誅
允康子字子忠吏部尚書贈太常

適仲堪從弟楊佺期司馬
孝祖羨次曾孫宋冠軍將軍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簡之仲堪子
曠之仲堪子剝縣令
景仁道裕子梁中書令卒贈侍中謚文成公

穆允子宋特進右光禄大夫始興王師謚曰元
道護伯堪弟子

汪敞五代孫齊豫章王從事參軍
琰孝祖族子
元素仲堪孫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
道矜景仁子宋太中大夫
淳穆子字粹遠宋中書黃門侍郎
沖穆子字希遠宋御史中丞
淡穆子字夷遠宋吏部郎

九世

高明汪子梁尚書兵部郎

寧元素子

恒道矜子宋侍中度支尚書

孚淳子宋吏部郎撫軍長史

臻淳子字後同宋太子洗馬

十世

不害高明子字長卿陳給事中年八十卒

不疑高明子

不占高明子

不齊高明子

不佞高明子字季卿陳尚書左丞

叡寧子齊司徒從事中郎

十一世

劉叡子字季和梁駙馬都尉國子祭酒卒

梵童不佞子陳尚書金部郎

彤洪喬

阿源並浩

彤豫章並羨

彤荆州仲堪

彤太常融

彤揚州

會稽山陰孔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十三世

融

潛 竺 潛 恬 竺 愉 恬 誾 愉 靜 誾 靈符 靜 湛之 靈符 臻 琇之 幼孫 臻

沖 侃 沖 汪 混 坦 靈運 深之 岱 滔 虔孫

奕 倫 奕 安國 道民 廣 景偉 廣孫 琇之 靈運 佩 遙之 範 岱

羣 祇 靜民 琳之 廞 滔 景偉 覬 遙之 休源 佩

坦 坦 福民 璩之 遙之 伸五代孫 道存

嚴 倫 廞 沈 遐 琳之

沈

融魏相斌十二世孫字文舉漢北海相

四世

潛魏相斌十四世孫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為郡人

五世

笠潛子吳豫章太守

六世

恬笠子湘東太守

沖笠子丹楊太守

奕笠子金紫令

七世

愉恬子字敬康晉僕射餘干亭侯鎮軍將軍散騎常侍贈侍中廉八年卒年八十五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

侃沖子大司農

倫奕子黃門郎

羣奕子字敬林晉御史中丞

八世

閭愉子龍驤將軍晉建安太守

汪愉子字德澤晉廣州刺史侍中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愉子字安國晉領軍將軍東海王師尚書右僕

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愉子字承祖郡功曹史

坦保子字君平晉侍中散騎常侍廷尉卒年五十一

贈光祿勳謚曰簡

嚴倫子字彭祖晉吳興太守

沈羣子字德度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

九世

靜閭子字季恭宋時進侍中贈開府儀同三司

混坦子嗣爵

道民嚴子宣城內史爲孫恩所害

靜民嚴子散騎侍郎爲孫恩所害

福民嚴子太子洗馬爲孫恩所害

歛沈子晉吳興太守廷尉侍中光祿大夫

十世

靈符靜子宋丹揚尹會稽太守贈金紫光祿大夫

靈運靜子箸作郎

景偉安國孫齊散騎常侍

琳之歛子字彥琳宋祠部尚書

璩之歛子揚州從事

十一世

湛之靈符子

深之靈符子宋比部郎

琇之靈運子齊江夏內史

滔景偉子梁海鹽令

遙之沖五代孫宋水部郎

邈琳之子揚州中從事

十二世

臻琇之子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

岱滔子

佩遙之子齊通直郎

覬邈子字思遠宋司徒左長史侍中太子詹事

道存邈子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

十三世

幼孫臻子梁無錫令

虔孫臻子

範岱子字法言陳史恩幸有傳

休源佩子字慶緒梁都官尚書謚貞子

孔比海融　孔車騎愉　孔僕射安國

孔廷尉祖　孔中丞君平

陳留圃江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䠶　祚　蓺　經　祚　彰　統　儆　彰　侗　儆　湛　侗　慈　湛　斅　慈　倩　斅　經　倩　揔　經

允　壽　允　傳　壽　𦾔　傳　奐　智深　奐　悠　子二　成法　曇

壽　賞　遁　　算　僧安　徽　　藝　子四　祿

灌　賞　續　灌　寀之　篁　琳　子五　𢀖

壽

筠　智深

遂成　紀六世孫

謐　徽

一世

蕤譙郡太守亢父男

二世

祚[illegible]子字伯倫南安太守

允蕤子[illegible]令

[illegible]蕤子[illegible]令

三世

統祚子字[illegible]元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

永嘉四年卒

濟允子安東參軍

曹允子尚書郎

四世

虨統子字思玄護軍將軍國子祭酒

惇統子字思悛晉徵拜博士箸作郎不就永和九

年卒年四十九

逌濟子字道載晉太常本州大中正卒年五十八

灌曹子字道羣晉御史中丞尚書中護軍

五世

鼓虨子字仲凱琅邪內史驃騎咨議參軍

蔚逌子吳興太守

纂適子給事中
績灌子字仲元御史中丞

六世

恒敱子宋西中郎長史
夷敱子字茂遠宋尚書僕射湘州刺史散騎常侍
僧安敱子宋太子中庶子
秉之纂子字玄叔宋臨海太守

七世

湛夷子字徽深宋侍中為元凶所害贈左光禄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
智深僧安子宋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
徽秉之子尚書都官郎為元凶所害

八世

恁湛子字孝著大著作郎為元凶所害
恕湛子為元凶所害
慥湛子為元凶所害
孫湛子為元凶所害
法壽湛子為元凶所害
筠智深子太子洗馬
法成統六世孫奉朝請

謚徽子字令和齊侍中

九世

斆恁子字叔文宋侍中贈大常卿謚曰敬

子一法成子字元亮梁南津校尉贈給事黃門侍郎謚義

子四法成子梁尚書左丞贈中書侍郎謚曰敬

子五法成子梁東宮真殿主師贈散騎侍郎謚曰烈

十世

蒨斆子字彥標梁光祿大夫卒謚曰肅

曇斆子字彥德侍中太子詹事

祿斆子字彥遐唐[illegible]相

葺斆子

十一世

紑蒨子字含潔南康王主簿

十二世

揔紑子字揔持陳尚書令隋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

年七十六

江僕射 彙

江盧奴 鼓

吳郡陸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

駿 遜 駿 延 遜 晏 抗 蔚 機 道隆 納 仲光 萬 華 抗 子眞 僚 慧曉 厥 閑

瑁 抗 景 夏 敘 始 叔光 [illegible] 任 絳

滂 瑁 玄 諶 曄 萬載 羣 慧徹 倕 宁

喜 機 嘏 子道 慧遠 閑 慧徹 襄

英 雲 謐 繕 任

偉 耽 儒 瓚 倕

顏 衍 英 側 緬

舉 納

曄 又

玩 始

粹

瓘

一世

駿字季才九江都尉太學博士

二世

潞駿子字伯言吳丞相

瑁駿子吳選曹尚書

三世

延遜子

抗遜子吳大司馬

滂瑁子

喜瑁子字恭仲吳吏部尚書

英瑁子長沙太守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

偉瑁子

顏瑁子

四世

晏抗子吳裨將軍夷道監爲王濬所誅

景抗子字士仁騎都尉毗陵侯偏將軍爲王濬所誅

玄抗子

機抗子字士衡吳牙門將晉平原内史行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爲成都王穎所害年四十三

雲抗子字士龍晉吳王郎中令清河内史大將軍右司馬爲成都王穎所害年四十二

耽抗子平東祭酒爲成都王穎所害

術英子

舉英子

曄英子字士光晉録尚書事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年七十四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

玩英子字士瑤晉尚書令侍中司空卒六十四贈太尉興平伯謚曰康

粹英子

瓘英子

五世

蔚機子同父遇害

夏機子同父遇害

諶曄子散騎常侍

嘏曄子封新康子

謐玩子

儒玩子

側玩子

納玩子字祖言晉尚書令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

乂玩子

始玩子字祖興嗣爵五兵尚書侍中

六世

道隆納子元熙中爲廷尉

俶始子

萬載始子祕書監侍中

七世

仲元萬載子宋侍中

叔元萬載子

羣萬載子

子眞萬載子宋海陵太守中散大夫

八世

惠曉子眞子字叔明齊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贈太常

惠恭子眞子

惠徹子眞子齊司徒府左曹掾

惠遠子眞子

九世

僚惠曉子齊蜀郡太守西昌侯長史
任惠曉子齊御史中丞
倕惠曉子梁太常卿
閑惠徹子字遐業揚州別駕

十世

廞閑子字韓卿舉秀才以父誅感慟而卒年二十八
絳閑子字魏卿以捍父死
宁閑子
襄閑子字師卿梁度支尚書贈侍中
繕任子字士繻陳尚書左僕射贈特進謚曰安

瓚倕子童子郎蚤卒
緬倕子
陸平原機　清河雲　陸太尉玩

弘農華陰楊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

寶 震 寶 牧 震 統 牧 奇 牧 徐 亮 奇 囂 脩 準 買 喬 準 亮 林 廣 亮

里 馥 彪 賜 脩 彪 毫 佮期

秉 賜 秉 衆 敷 朗

讓 敷 奉 林

奉 俊

伸

一世

寶字稺淵赤泉侯喜七世孫

二世

震寶子字伯起漢太尉

三世

牧震子字孟信富波侯相荊州刺史

里震子

秉震子字叔節漢太尉延熹八年薨年七十四

譚震子

奉震子字季叔

四世

統攸子

馥攸子

賜秉子字伯獻漢司空太尉臨晉侯特進驃騎將軍

謚文烈

敷奉子登卒

五世

奇牧孫侍中汝南太守

彪賜子字文先漢司徒太尉錄尚書事年八十四黃

初六年卒

衆敷子漢御史中丞侍中封務亭侯

六世

亮奇子追封陽成亭侯

脩彪子字德相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倉曹屬主簿爲曹操所害年四十五

七世

囂脩子典軍將軍一作典宣校尉

八世

準囂子字始立晉冀州刺史太常卒年二十七

九世

喬準子字國彥

髦準子字士彥

朗準子字世彥

林準子值亂沒胡中

俊準子字惠彥大傅掾

伸準子

十世

亮林子晉梁州刺史

十一世

廣亮子

佺期亮子晉龍驤將軍爲桓玄所害楊氏遂絕

別族

又駿字文長晉太傅臨晉侯爲賈后所害珧字文琚
晉尚書令右將軍濟字文通晉太子太傅右衛將軍
從兄文宗魏通直郎務亭侯皆震後莫知其世次臨
晉必賜後務亭必表後也

楊德祖 脩　楊準　楊右衛 濟

陳留考城蔡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　世八世九世十世　二世

攜 稜 攜邑 稜德 睦克 德謨 [illegible] 謨琳 系軌 繼淡 [illegible] 興宗

質 睦 質宏 豹 宏 系 廓 興宗 [illegible]

豹兄子

一世

攜字叔業順帝時以司空子向弟遷新蔡長年二十九卒

二世

稜攜子字伯直年五十三卒謚貞定先生

質攜子虞衛尉左中郎將

三世

邕稜子字伯喈漢左中郎將高陽侯爲王允所害年六十一

睦積子魏尚書

四世

德睦子樂平太守

宏睦子陰平太守

五世

克德子字子尼從事中郎爲汲桑所害

豹宏子字士宣晉建威將軍徐州刺史

六世

謨克子字道明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康帝十二年卒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謚文穆

七世

邵謨子永嘉太守

系謨子字子正撫軍長史

裔豹兄子字元子散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

八世

綝系子司徒左西屬

九世

軌綝子給事中

廓綝子字子度宋吏部尚書

十世

淡軌子

興宗廓子字興宗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左光
祿大夫泰豫元年卒年五十

十一世

順興宗子字景玄太尉從事中郎

約興宗子字景撣齊司徒左長史太子詹事

撙興宗子字景節梁中書令吳郡太守謚曰康又蔡洪非

一族字叔開舉秀才

蔡伯喈邕

蔡子正系

蔡秀才洪

蔡司徒並讚

譙國龍亢桓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

榮 雝 榮 普 郁 衡 焉 典 順 楷 顥父 顥 榮八世孫 彝 溫 彝 熙 溫 亮 濟

郁 延 順 樺 鸞 赤之 道恭 雲 濟 濬 偉

焉 麟 酆 彬 麟 豁 歆 邈

俊 鸞 良 祕 祐 昇 玄

酆 沖 偉 埜 序

良 玄 洪 石虔

序 雲 誕

石虔 豁 振

石秀 稚玉 石秀 嗣

石民 肩 嗣

石生 三 脩

石綏

石康

蒔 祕

嗣 沖

謙

脩

崇

弘

羨

怡

一世

榮字春卿漢太子少傅五更關內侯

二世

雝榮子

郁榮子字仲恩漢太常永元五年卒

三世

普郁子嗣侯

延郁子

焉郁子字元陽一名侯光祿大夫太尉

俊郁子

鄧郁子

艮郁子龍舒侯相中元元年卒年七十七

四世

衡焉子蚤卒

順焉子

麟鄧子字元鳳漢議郎許令年四十一不勝喪而卒

鸞艮子字始春舉孝廉膠東令議郎中平元年卒

五世

典順子字公雅漢舉孝廉御史中丞關內侯光祿勳曄鸞子字文林一名嚴三公辟不應

彬麟子字彥林尚書郎年四十六卒

七世

楷字正則濟北相

八世

顯楷子　世孫字景耀公府掾

赤之榮八世孫太學博士

九世

彝顯子亡倫散騎常侍宣城內史爲蘇峻所害贈
廷尉卿贈太常諡曰簡
道恭赤之子淮南太守

十世

温彝子字元子太尉錄尚書事南郡公卒年六十二諡宣武
豁彝子字朗子征西將軍年五十八贈司空諡曰貞
雲彝子字雲子龍驤將軍年五十八贈司空諡曰敬
秘彝子字穆子散騎常侍宣城內史爲蘇峻所害贈
沖彝子字幼子小字買德護南蠻校尉車騎將軍荆
州刺史年五十七卒贈太尉諡曰宣穆

十一世

熙温子字伯道小字石頭爲沖徙長沙
濟温子字仲道給事中與熙同徙長沙
歆温子字叔道小字式臨賀公
禕温子最愚不辨菽麥
偉温子字幼道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西昌侯贈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玄温子[illegible]道小字靈寶襲封南郡公年三十六伏誅
序雲子嗣爵宣城內史

石虔豁子小字鎮惡冠軍將軍作塘侯太元十三年
卒追贈右將軍
石秀豁子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
年四十三卒贈太常
石民豁子左將軍
石生豁子司徒左長史
石綏豁子司徒左長史同玄叛
石康豁子荆州刺史
蔚秘子散騎常侍
嗣沖子字恭祖小字豹奴領江夏相追贈南中郎將謚曰靖

謙沖子字敬祖中軍將軍安陽侯亂蜀伏誅
脩沖子字承祖小字崖龍驤將軍爲劉裕所誅
崇沖子
泓沖子
羨沖子
怡沖子

十一世

亮濟子字景眞
濬偉子
邈偉子

昇玄子

放之序子

洪石虔子襄城太守

誕石虔子後爲南蠻君長見北史

振石虔子字道全與玄叛伏誅

穉王石秀子

脩嗣子字茂遠祕書監伏誅

尹脩子

別族

又桓伊字叔夏小字野王譙國

桓茂倫　桓廷尉　桓常侍 並彝

桓宣武　桓大司馬　桓荊州

桓元子 並溫　桓征西 豁　桓車騎 沖

石頭 熙　桓式 歆　南郡

靈寶 並玄　鎮惡 石虔　桓豹奴 嗣

桓中軍　中軍[illegible]　桓崖 脩

桓景眞 亮　桓子野　桓護軍

桓野 並伊

南鄉舞陰范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晷 穉 晷 汪 穉 康 汪 泰 甯 晏 泰 抗 璩之 雲 抗

堅 荅 堅 甯 汪 弘之 曄

璩之

一世

晷 雝州刺史

二世

穉晷 二十蚤卒

堅晷 二十字子常晉護軍長史

三世

汪穉子字玄平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五贈散騎常侍謚曰穆

啓堅子字榮期黃門侍郎

四世

康汪子嗣爵登卒

甯汪子字武子晉中書侍郎豫章太守卒年六十三

五世

泰甯子宋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贈車騎將軍謚曰宣

弘之汪孫字長文餘杭令襲封武興侯年四十七卒

六世

晏泰子宋侍中

晔泰子字[illegible]宗宋左衛將軍太子詹事謀反伏誅

璩之汪曾孫宋中書侍郎

七世

抗璩之子郢府參軍

八世

雲抗二子字[illegible]龍梁侍中謚曰宣

別族

又宣子宣子一世孫嶠齊陽考城人非一族

范玄平 范注 范豫章 范甯 范榮期 范啓

范宣子 范宣

廬江何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叡 充 叡 放 準 元度 恢 尚之 叔度 偃 尚之 戢 偃

準 恢 準 叔度 佟之 鑠 求 鑠

澄 準 撙 點

昌寓 佟之 胤

炯

敬容 昌寓

一世

叡安豐太守

二世

充叡子字次道晉護軍將軍錄尚書事永和二年卒贈司空謚文穆

準叡子字幼道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三世

放準子

恢準子南康太守蚤卒

澄準子字季玄尚書左僕射琅邪王師

四世

元度沖子咸陽太守

叔度恢子太常卿尚書金紫光禄大夫

五世

尚之叔度子字彦德左光禄大夫中書令贈司空謚簡穆

佟之叔度子

六世

偃尚之子字仲宋吏部尚書謚曰靖

鑠尚之子宋安都太守

撙尚之子太中大夫

昌寓佟之子字儼望宋侍中驃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

七世

戢偃之子字惠景宋吏部尚書驍騎將軍卒年三十六

求鑠子字有齊太中大夫

點鑠子字子晳梁徵侍中不就

胤鑠子字子季梁以特進徵不起

炯撙子字士光舉秀才以毀卒

敬容昌寓子字國禮太子詹事侍中

何次道　何驃騎並充　何僕射澄

潁川許昌陳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寔　紀　寔　羣　紀　泰　羣　洵　泰　逵　準孫

夔　忠　諶　佐　忠　温

洽　和　準　佐

諶　坦　戴

休　徽

光　世　準從弟

一世

寔字仲弓漢大將軍掾屬大丘長謚文範七主年八十

四中平四年卒

二世

紀寔子字元方漢大鴻臚年七十一卒

夔寔子

洽寔子

諶寔子字季方諡獻文先生蚤終

休寔子

光寔子

三世

羣紀子字長文魏司空潁陰侯青龍四年薨諡靖侯

忠諶子字孝先青州刺史

四世

泰羣子字玄伯魏尚書僕射景元元年薨贈司空諡

穆侯

佐忠子青州刺史

和忠子

坦忠子廷尉

五世

洵泰子

温泰子封慎子

準佐子字道甚晉太尉摩陵郡公諡曰[illegible]陳高祖十

二代祖

戴佐子

徽佐子

堪準從弟

七世

逵準孫字林道晉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別族

又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非一族

陳仲舉 蕃　陳太丘 寔　元方 紀

季方 諶　長文 羣　孝先 忠

玄伯 泰

太原中都孫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資 宏 資 楚 宏 衆 楚 統 纂 騰 統 秉 放 康 放孫

洵 綽 登

纂 盛 洵 潛 盛

放

嗣 綽

一世

資魏驃騎將軍侍中中都侯

二世

宏資子南陽太守

三世

楚宏子字子荆晉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

四世

衆楚子未仕蚤終

洵楚子未仕蚤終一云潁川太守

纂楚子

五世

統纂子字承公晉餘杭令

綽纂子字興公龔封長樂侯轉廷尉卿領著作年五

十八卒

盛洵子字安國晉祕書監給事中年七十二卒

六世

騰統子字北海小字僧奴仕至廷尉

登統子尚書郎蚤終

潛盛子字齊由晉豫章太守

放盛子字齊莊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

嗣綽子中軍參軍蚤亡

七世

秉放子

八世

康放孫起部郎

別族

又孫秀晉中書令非一族

孫子荆 楚　承公 統　興公

孫長樂 並綽　孫安國　孫監

監君 並盛　孫僧奴 騰

河東安邑衛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暠　覬　瓘 覬　恒 瓘　璪 恒

烈　韶 烈　嶽　玠

裔

展 韶

一世

暠漢明帝時以儒學徵

四世

覬暠曾孫字伯儒魏尚書司鄉侯謚曰敬

烈彭城護軍

五世

瓘覲子字伯玉晉鎮西將軍司空録尚書令爲楚王
瑋所害年七十二追封蘭陵公謚曰成
韶烈子廣平令

六世

恒瓘子字巨山黄門郎爲楚王瑋所害贈長水校
尉謚蘭陵貞世子
嶽瓘子爲楚王瑋所害
喬瓘子爲楚王瑋所害

展韶子字道舒晉江州刺史廷尉卒贈光禄大夫

七世

璪恒子字仲寶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
玠恒子字叔寶小字虎太子洗馬年二十七永嘉
六年卒

別族

又永字君長成陽人左軍長史
衛洗馬 衛虎 並玠
衛君長 永

衛江州 展

會稽山陰賀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

齊　景齊　邵景　循邵　隰邵　道養循孫　損道力　瑒損　革瑒　翊琛

道力　季

琛瑒弟子

一世

齊字公苗吳安東將軍山陰侯

二世

景齊子吳滅賊校尉

三世

邵二京子字興伯吳郡騎中常侍吳郡太守諫孫皓死

四世

循二子字彦先晉中書令年六十太興二年卒贈司空諡曰穆

五世

隰循子臨海太守

六世

道養循孫

道力循孫宋書三公郎寧康令

七世

八世

損道力子

瑒損子梁步兵校尉五經博士

九世

蕤瑒子字文明梁國子博士平西長史南郡太守

季瑒子梁中書黃門郎

琛瑒弟子字國寶梁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

十世

翊琛子巴山太守

賀只太傅劻

賀司空

會稽賀生 世循

高平金鄉郗氏譜

一世 鑑

二世 愔 鑒 曇 邁 鑒兄子

三世 超 愔 融 沖 恢 曇 儉 超從弟

四世 僧施 儉子出後超 脩 恢

一世 鑑字道徽慮玄孫晉尚書令南昌縣公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

空侍中太尉年七十一薨謚文成

二世

愔鑑子字方回冠軍將軍會稽内史司空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三贈侍中司空謚文穆

曇鑑子字重熙或云仲希中書侍郎散騎常侍賜爵東安伯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簡

邁鑑兄子晉陵内史兖州刺史護軍

三世

超愔子字景興一字嘉賓晉中書侍郎司徒左長史年四十二先愔卒

融愔子字景山小字倉

沖愔子

恢曇子字道胤小字阿乞襲爵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贈鎮軍將軍

儉超從弟

四世

僧施儉子出後超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南蠻校尉

循恢子

郗公　郗太尉 並鑑　郗尚書

司空 並簡　中郎 曇　嘉賓 超

郗倉 融　阿乞　[illegible]　[illegible]州 並恢

北地傅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叡 巽 叡 嘏 祗 宣 沖

允 叡 松 暝 詠

儁

清河傅氏 本北地後徙清河

燮 幹 燮 玄 [illegible] 咸 敷 咸 瑗 咸孫 迪 瑗 淡 和之 昭 淡

晞 亮 映

纂 隆 晞曾孫

和之 咸五世孫

一世

叡代郡太守

燮字南容漢陽太守謚壯節侯

二世

興叡子黃初中爲侍中冀州刺史

允叡子黃門侍郎

幹燮子字彦林小字別成魏扶風太守

三世

嘏允子字蘭石魏太常謚元侯

松允子

玄幹子字休奕晉司隸校尉卒年六十二謚曰剛

四世

祗嘏子字子莊晉司隸校尉靈川縣公太子太傅

咸玄子字長虞晉御史中丞元康四年卒年五十六

贈司隸校尉謚曰貞

五世

宣祗子字世弘晉御史中丞

暢祗子字世道晉秘書丞封武鄉亭侯後爲石勒大司馬

儁祗子東明亭侯

數咸子字穎根晉鎮東從事中郎年四十六卒

晞咸子司徒西曹屬

篡咸子

六世

沖暢子爲宣後

詠暢子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七世

瑗咸孫字叔玉小字約位至安成太守

八世

迪瑗子字長猷宋五兵尚書贈太常

亮瑗子字季友宋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伏誅

隆晞曾孫字伯祚宋左户尚書太常光禄大夫

和之咸五世孫

九世

淡和之子

十世

昭淡子字茂遠梁給事黄門侍郎五兵尚書卒謚曰貞

耿淡子字徽遠梁烏程令太中大夫卒

傅約瑗　傅蘭石暇

吳國吳郡顧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一族

雝 劭 雝 譚 劭 顯 榮兄子

徽 裕 承 毗 榮

濟 榮 裕

七族

向 悌 雝族人 彥 悌 崇 謙 黃老 崇 覬之 黃老 憲之 覬之孫

禮 壽 祕 昌 衆

謙 衆 謂和為族子 會

祕 風 易 衆從弟

一族

容 相 容 敘 和 敘子和謂宋為族父 治 和 敷 隗 琛 惔 寶先 琛

隗 放 淳

淳 鮚 履之

履之 沖

臺民 惔

忻

阮之 臺民

一世

向歷四縣令

二世

雝字元歎吳丞相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謚肅侯

徽字子歎巴東太守

悌向子字子通偏將軍

容字季則吳持節鎮南將軍荊州刺史

三世

劭雝子字孝則豫章太守

裕雝子一名穆字季則宜都太守醴陵侯

濟雝子騎都尉

彥悌子

禮悌子

謙悌子字公讓晉平原內史

祕悌子交州刺史

相容子字今光臨海太守

四世

譚劭子字子默吳太常平尚書事

承劭子字子直騎都尉侍中奮威將軍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榮裕子字彥先吳黃門侍郎晉元帝鎮江東爲軍司卒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元

崇謙子大司徒

壽祕子

衆祕子字長始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靖

颺衆從弟

敘相子字子固處士

五世

顯榮兄子魏志作禺字子孟箸散騎侍郎蚤卒

毗榮子散騎侍郎

黃老崇子司徒左西曹掾
昌衆子建康令中軍咨議參軍
會衆子
和敘子字君孝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尚書令司空年六十四卒贈侍中謚曰穆

六世

覬之黃老子字偉仁宋尚書吏部郎吏部尚書吳
郡太守湘州刺史卒謚曰簡子
治和子
隗和子字仲舒輔國參軍
淳和子字叔平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
軍卒年四十二
履之和子字叔仲左西掾
臺民和子太僕卿

七世

敷隗子字祖根著作郎年二十三卒
放淳子字彥祖散騎常侍
結履之子
沖履之子字祖順散騎常侍
惔履之子字祖長左西掾

忻履之子

阬之臺民子始興相

八世

憲之覬之孫齊給事黃門郎兼尚書吏部郎中梁天監八年卒

琛惔子字弘瑋宋吳郡太守中散大夫卒

九世

寶先琛子宋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

別族

又愷之字長康父悅之尋王字希馮祖子喬父煌夷

字君齊祖廞父霸已上三人並吳郡人莫知世次

顧驃騎 孫

顧司空 和

顧長康 愷之

陳留尉氏阮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敦 瑀 放 熙 瑀 咸 熙 瞻 咸 廣 孚從孫爲嗣

諶 武父 武 諶子籍從父 籍 渾 籍 孚 彌之 歆之

略 放裕祖 覬 略子放裕父 放 覬子籍族弟 晞之 放 深 渾

裕 傭 裕 歆之 傭

寧 腆 寧

普 萬齡

長之 普

脩 咸族子

一世

敦

諶

略齊國内史一作齊郡太守

二世

瑀敦子字元瑜漢司空軍謀祭酒記室建安十七年卒

武諶子籍族父字文業魏末河清太守

覬略子汝南太守一作南内史一作淮

三世

熙瑀子武都太守

籍瑀子嗣宗晉步兵校尉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

放覬子籍族弟字思度晉交州刺史贈廷尉

裕覬子籍族弟字思曠晉金紫光禄大夫東陽太守

年六十一卒

四世

咸熙子字仲容晉散騎郎始平太守

渾鍠子字長成晉太子庶子

晞之放子南頓太守

脩裕子字彦倫仕州主簿蚤卒

寧裕子鄱陽太守

普裕子驃騎咨議參軍

五世

瞻咸子字千里晉太子舍人卒年三十

孚咸子字遙集晉丹楊尹鎮南將軍廣州刺史卒年四十九

深渾子

歆之傭子中領軍

朕寧子祕書監

萬齡寧子

長之普子字景茂一字善業宋武昌太守中書郎

脩咸族子字宣子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爲賊所害

六世

廣孚從孫爲嗣

彌之歆之子

別族

又种字德猷平原相漢侍中胥卿八世孫共字伯彥子偘字德如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並陳留尉氏人

阮步兵籍　阮仲容咸　阮千里瞻

阮遙集孚　阮文業武　阮宣子[illegible]

阮思曠　阮光祿　主簿

阮公 並裕　阮衛尉 共

無譜者二十六族

周浚子顗字伯仁尚書左僕射嵩字仲智謨字叔治

小字阿奴

周僕射　周伯仁　周侯 並顗　阿奴 謨

劉楨字公幹劉琨字越石晉司空劉惔字眞長丹楊

尹劉驎之字遺民劉奭字文時長沙相劉瑾字仲璋

太常劉昶字公榮劉簡字仲約東曹參軍瑾瑕孫簡

喬孫

劉公幹 楨　劉司空　劉越石 並琨　劉尹

劉眞長　劉丹楊 並惔　劉遺民 驎之　劉長沙 奭

劉太常 瑾　劉公榮 秋　劉東曹

張翰字季鷹時號江東步兵張玄之字祖希冠軍將軍吳興太守張鎮字義遠蒼梧太守孫憑字長宗張湛字處度小字驎

張季鷹　江東步兵 並翰

張蒼梧 鎮　張驎 湛

張冠軍　張吳興 並玄之

李膺字元禮李重字茂曾平陽太守從子充字弘度

李元禮 膺　李平陽 重　李弘度 充

陶侃字士衡太尉子範字道則小字胡奴

陶公 侃　陶胡奴 範

嵇康字叔夜中散大夫

嵇叔夜　嵇中散 並康

山濤字巨源太子少傅終司徒子簡字季倫

山公　山巨源　司徒　山少傅 並濤

山季倫 簡

祖納字士言光祿大夫弟逖字士稚贈車騎將軍弟約字士少

祖光祿 納　祖車騎　士少

諸葛靚字仲思子恢字道明中書令

諸葛令 恢

鍾皓曾孫鎃字[illegible]生[illegible]字樨叔曾字士季

鍾元常[illegible] 鍾士季 會

温嶠字太直 始安郡公謚忠武

温公 温太直 温忠武 並嶠

卞壼字彥之尚書令

卞令 壼

樂廣字彥輔尚書令

樂令 廣

杜乂字弘治

杜弘治 乂

戴逵字安道

戴公 逵

韓伯字康伯豫章太守贈太常

韓康伯 韓豫章 韓太常 並康伯

習鑿齒字彥威桓温西曹主簿左遷户曹參軍

習主簿 習參軍 並鑿齒

許詢字玄度小字阿訥許璪字思文侍中

許玄度 許掾 阿訥 並詢 許侍中 璪

和嶠字長輿

和長輿 嶠

吳道助（坦之）附子（闓之）

伏滔字玄度

伏玄度（滔）

高崧字茂琰侍中

高侍中（崧）

應詹字思遠鎮南大將軍

應鎮南（詹）

馮懷字思祖太常

馮太常（懷）

尊經閣叢刊世說新語
原本前田侯爵家藏

155
80